





記

孔子燕居廟記

元張昌

襄陵縣南有里曰東續其俗敦朴尙義而好禮歲農畢必延師於學俾善其子弟其子弟多俊髦至正辛丑德安王君元禮寔宰斯邑理務餘暇興學育才一以文教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廟謹誌祀事令下衆皆樂趣東續里耆師先行之卽度地定基輪材鳩工凡柱桷瓴甃甍礪丹堊不督而集人力旣齊曾不踰月而厥功就

緒廟爲三楹直棖短椽朱戶疏牖不痺不侈規制合則而幽爽適宜位先聖於中顏曾思孟四子列待左右皆弁服塑像象其生儼然肅然人知起敬旣成中書分省檢校范冕其里人也狀其事來速文文諸石昌惟夫子之道至大猶天然然亦在乎日用彝倫行事之際人皆由之而不知苟非建學立教以明之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親義別序信又焉知吾夫子之德耶旣知爲夫子之德則里中人皆得通祀以報其立極之



思者非瀆也宜也爾鄉人朝夕朔望從師生之列瞻仰  
聖賢如在其上得無有感於心乎感之深則思之不忘  
矣昌既喜賢尹興文之政舉又喜里耆之趨善故因檢  
校之請遂書以爲記

監邑仲威公禱雨感應記

元  
陳敬教諭

誠敬之心發於此休祥之事著於彼者感應之理然也  
人苟致禋敬極精誠則靡往而弗通靡圖而弗獲以祈  
乎天天祐之以祈乎神神福之故曰皇天無親克敬惟

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是也至正己亥春四月旱厥  
麥惟槁厥民惟憂公乃謹齋沐奉香幣躬詣卧龍祀以  
禱之祠距縣治兩舍許在東山谷中左肱疊嶂右瞰平  
川簷楹縵迴地勢爽塏真神樓之勝所也其神熏蒿悽  
愴靈變莫測靜則韜光於一窟動則施澤於八紘凡遠  
邇縣遇旱乾有禱輒應其造化與天地同流者也公至  
祠下備禮具樂潔粢肥牲虔誠懇懇以展禮焉斯時紺  
天如掃赤日方熾祀既滌然而雲興沛然而雨作自午

達暮自暮達旦淋淋焉漑漑焉既優既渥既沾既足是以苗之槁者復蘇民之憂者復喜桑麻沃若黍稷畢藝觀於野則農夫忙舞聽於市則商賈歌謳轉饑饉爲豐穰變枯焦爲潤澤蓋不惟滌亂世之妖氛亦足以兆太平之景象矣越翌日公復偕監邑長拜住判簿張紹祖少府馮秉智幕賓李士謙郭彬同寅以謝靈貺展禮如初府委提調鄉兵官吳思誠亦預焉於是鄉之隱君子張惟禮暨耆艾祁善夫等被公恤民憫旱之惠感佩不

己僉叶礮石以紀其蹟惟禮乃蒙溪先生之孫河南江北儒學提舉寓堂先生猶子也克董厥役謁余文之余謂昔魯恭敷治化而蝗不入境劉昆革弊政而虎北渡河顏魯公理冤獄而甘澍遽降韓文公祭衡山而陰雲自開是皆以至誠之道感召如斯之應者也今監邑公導民而民服禱雨而雨作豈非誠敬之心致休祥之事者歟然其誠敬則又超軼先哲殆匪暴虐巫泛蜥蜴者所能彷彿也於是乎書至正十九年癸賓日立石

訓義門記

元張著

余所居之里西南俯溪獨東一方有門而當於山山之  
趾畦畛繹如也東折而北有大路分而之他里之縣府  
治無不之也故凡旦夕出入者率由是門焉而班白耆  
耄閑而聚談者亦多坐於門之下門舊有屋廣四楹兵  
亂燼矣至元三年冬諸坐者議曰方時和歲豐官府又  
變而清白租調之外幸有餘力盍興斯門之廢以爲一  
里觀乎衆曰可於是命公輸斲輪度其所用如材瓦之

數智者謀之饒者財之健者力之迨明年秋落成予適  
在會衆命名門予名之曰訓義衆求所以訓義之說予  
曰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堂也謂二十五家爲閭閭其一  
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坐於兩  
塾以爲左右師民恒受教焉今吾里之門雖非塾制然  
坐其下而談者殆亦班白耆耄飽於諳事者乎夫旣飽  
於諳事民凡旦夕出入者亦當訓爲子以孝爲弟以恭  
爲兄以愛爲友以信撫幼以慈待物以仁持家以儉而

勤居官以廉而幹又當訓以言毋涉戲毋習觝動毋挾  
黨耕毋侵畔牧毋犯稼樵毋伐良樹貧患必相救死喪  
必相助民有好鬼者則訓以有功德於民者自有祀典  
毋以諂爲也且崇汝祖宗之祀有嗜酒者則訓以酒非  
常飲物是用養老祀神無以喪軀敗家爲也有鬪爭者  
則訓以曲當謝於人直爲汝辨無以瀆有司也有婚姻  
者則訓以男娶女嫁禮也無以財論而結二姓之怨有  
游惰者則訓以不服田力稼穡其罔有黍稷以餓汝父

母妻子官有常刑有博戲者則訓以博不可習輸必竊  
 於家羸必蠱於志以至不事事是為無賴官有常刑方  
 春之初雨露既濡則訓之以趨農及秋之末場圃既畢  
 則訓之以入學茲非訓義矣乎不此之為或傳虛云實  
 質非為是聽幼忽長恃尊凌卑翫名取笑教詞成訟是  
 反得罪於眾人也安用訓為眾皆曰然乃定門名且書  
 此語以為之記里曰相實襄陵所治也

贍學田記

元  
 張思敬 提舉



治道有二曰教曰刑郡邑之學庠序之遺制也由灑掃  
應對誠意正心以至曰選士俊士進士皆自鄉而邦自  
邦而國自國而廷表裏之以忠貞薰陶之以愷悌義治  
人心怨讟不興政稽時令陰陽不戾此天下臻於治平  
而人才育於學校也夫水之就濕草之偃風亦猶下之  
從上歟故上之人制禮作樂先節文其身身既先之猶  
梗而弗化刑而齊之也豈獲已哉且天之於物有雨露  
以始之風霜以終之乃知刑之後於教如此國朝戊戌

初父老甫襲科場之餘率子弟以事進取或負糧從師  
閱經就友當是之時英髦濟濟晉宣所隸五十餘城議  
者以襄陵爲冠江南旣平故俗漸革夙望先覺之士日  
陵月替書帙賤於剡藤人才艱於荆玉逮我成宗武宗  
二皇帝運際守成明詔四海凡民社必立乎學學必頌  
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教養相  
仍嘉謨永矣茲邑也有學而無田縣尉劉益奉典謹付  
迫城之畝邇鄙之基克贍教諭以綱維之直學以簿貯

之出納則與蒞籍而會朔望者公知之非與修釋莫不  
敢動也邑之令長時省視焉如是防閑之卽歸烏有豈  
忍於或士其服而商其腹者取之也夫教諭之級雖卑  
而一邑範模所在能溫之以緝熙守之以廉慎何階之  
不可崇輒窺纖芥之利自畫遠大之途謂人之不我知  
也視之者豈特十日邪幸爲長厚之所掩汝之顏得無  
赧乎阿媚之徒又將而證之汝亦人也何殊於編民而  
復其役哉縱不克捐己之財殫己之力可不以至誠荅

清福之萬一予嘗竊緇黃者流能徒手而結大緣何其志之篤歟齊之故也吾儕所禮之殿廡凡百皆仰於官而成今不過洋洋乎講誦揖讓於其內豈特二三其德又從而蠹之是天壤間罪人也何衣冠之可名教義之可墜邪予因紀田之始末爲復及此者以鄉校之故惜之於墜不知言切直也庶欲懲於後來耳後來之君子當念教諭蔡蒙創始之勞趙世舉繼完其壁郭存道來謁文以圖不朽若夫田畝之畔賈氏所惠之書具悉諸

碑陰云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石

蒙溪先生祠堂記

張思敬

有功於民者祠之此古今之通典也有遺愛於民者祠之此郡邑之彛制也祠之於家廟祭之於正寢此大人庶人之祀親也而復祠之於塋側者敬之又敬之謂也我先人生於兵亂之餘才資師友經明行脩浮沉里社六十九年虛舟未嘗忤物其器識弘遠慎言寡欲威儀儼若神明號爲盛德之士闔郡莫不景仰使逢其時有

其位祠之於世固未敢量其祠之於郡邑也必矣夫有  
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時時位俱有而無其才  
此識者之所深恨也思敬不天翼方反哺先人遽爾易  
簣旅殯南陽二十五載合葬故山非敢緩其期而日夜  
痛心志有所待故也及創斯塋聞者交贊曰吾鄉先賢  
也自鄉先生南游不返茂有繼其軌者則其厭服人心  
也深矣久矣祠而表之過其門騎者將提勒側身而趨  
步者將舉手加額而進誦其詩佩其訓者又將崇香而

拜無位也何所設施畧陳其一二於未知者可乎先人  
不以能矜人不以時易志取與論義終老卷不去手不  
苟且撫諸弟以恩一士以齒主晉寧學言辯而學荒者  
凡述作默袖其橐求刪先人秘之更卽更否卽代其筆  
如是者歷年其人貌交心忌惟恐人之窺已也反謗訕  
之飛播百端先人待之愈敬未嘗泄一語於外國初李  
恒據山東上恐人心未輯命百執事子弟從軍爲執先  
人時主潞城簿曰吾榮一邑吾子襁褓吾弟藁鞬行伍

吾二親之意云何卽日以親老告歸晉寧世家多武弁以財相雄草之偃風也邑故俗輕士而高賈先人以教授爲業至有從游數年不酬而去前日避席今日路人者皆不較也誘貧而志學者作成之乃已晉士多亢水利之田如金畔之蚕食者罔悛先人喻其下曰吾田可退數尺侵者慙而止至於典雅冲融端莊謹畏克己以恕人非其道不行自號曰蒙溪有集十二卷刻梓又詩學淵源二十卷春秋隱括二卷思敬多奇未足纂承遺



緒慰安泉壤幸箕裘不易尙期後之人恢張振起以釋  
思敬之愆則思敬建祠也弗墜矣子孫其慎之哉其念  
之哉毋忽

重修卧龍祠記

元劉中邑人

至正廿有四年春初敬之介蒙溪後希古謁余而言曰  
卧龍之有離宮積年矣其神之始末宮之興廢沿革則  
寓堂公文之所載既詳且悉矣自是迄今垂二十餘年  
廟貌圯毀上雨旁風神殆不安祀者缺然會赤脚僧遇

誠科所隸之聚三日張相曰安李曰張纂暨羣歲時致  
祭者議作新之於是輸財佐力不期而集則闕者創壞  
者修寢殿樂亭神門廊廡輪奐之功覩舊有加焉神依  
之而安人瞻之而肅其恭且敬也厥功告成願先生記  
之壽貞珉以傳不朽予固辭不獲按祭法所載山林川  
谷邱陵出氣爲雲雨者皆曰神則祀之今崇山之腹有  
谷曰卧龍是能出氣爲雲雨者也維山之谷名之以龍  
謂雲從龍矣龍之名以卧稱之謂有濟物之志於天下

矣而非終於卧也然以卧名者政謂不求見知於世人  
卽求而輒應以其待時而伸是不果於卧也昔武侯之  
在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當時稱爲卧龍者以其有經  
世濟物之畧待昭烈三顧而後起卒成鼎峙之業其功  
名著於後世是果非卧也人能肅齋沐罄誠敬以叩神  
則神興雲致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傾刻而養萬物猶孔  
明之應先主亦非卧而不起者也視龍之於山林川谷  
邱陵爲能靈變不測顯晦不常是尤神者也神而利物

屋而祀之非淫且諂也故樂爲之書

朝陽洞記

元盧希古國子助教

仙之止於洞天鳳之棲於梧桐固其所也之二者善藏  
其用何居吐故納新鳥申龜息嗽元和之津以爲鉛汞  
致坎離昇降者道流謂之內丹用是學仙在在有之知  
火候之宜以養爐鼎鍊五石以成藥者道流謂之外丹  
用是學仙萬一有之古之所謂安期生羨門子鍾離呂  
翁之徒蓋處和守一用全其真耳目無視聽之亂天君

無思慮之勞窈窈乎冥冥乎用能往來於濁世之外而  
與造物者游其迹之所寄不可端倪豈屈子所謂載營  
塊而登霞掩浮雲而上征者耶華嶽天壇武當嵩山世  
所謂洞天福地而靈仙於是焉依豈徒然哉鳥之靈者  
莫鳳若也知天下之治亂兆一代之文明止於東園以  
軒轅之故來有容儀以重華之故鳴岐山周之故集穎  
川漢之故曰覽德輝而下之云者蓋賈誼神之於以見  
非海內常有之物故其去則飄然騰於物外其來則必

於孤桐焉依非以桐鍾陰陽之秀不同於衆木故邪鳳  
乎鳳乎其真似仙乎襄陵南有聚曰故關澗北有崖高  
四丈許好事者穴之以爲閑居之所如石洞然未始有  
名梁古賓以道流主其洞名曰朝陽一日徵文於余以  
記之余惟卷阿之詩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  
彼朝陽蓋召康公以此嘉成王之朝有賢才也古賓名  
其洞之意豈欲歌詠吾元道德之盛而鳴其朝廷之得  
賢才邪抑抱負賢者之器寓於老氏法中而自鳴其不

幸邪洞前之庭有桐三株其一高二丈有奇枝葉甚茂  
鬱鬱然亭亭然若羽蓋之張其一立於階幹之直若植  
桶然其一倚於墻生意亦盛若植杖然夫其或者鳳將  
來於此乎古賓幼業醫書長攻儒術春秋至三十余味  
老子書曰谷神不死云者於是焉鋤其聲色之莠掃其  
名利之塵丹府虛淨泊然忘世遂家於烟霞可謂隱君  
子舉茲以旃則他日修養功成追羽人於三清是猶自  
階而升堂也顧不易哉是爲記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之

吉立石

侍郎邢公遺學宮書記

明胡

謚提學僉事

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前為國子祭酒時以其歷官於朝所聚古今儒書若干卷重加裝褫各標以目不遠數千里輿歸遺其縣之學宮而與鄉人士共焉且手識得書之繇與勉人勤業慎藏之意於卷端謚方備官是邦提學嘗俾有司因國朝所頒諸書補葺古本殘敝而益所未備會公之舉是惠寧不深為之慰且幸哉爰亟命



工建皮藏之具於學之別室且示所以守視出內涼暴  
之禁戒而縣僚與學之師徒感公之惠旣皆奮激興起  
猶慮無以垂永遠請謚爲記并列卷目以勒石講堂之  
右夫古聖賢相傳之道歷代帝王爲治之迹與夫天地  
間萬事萬物之理悉於書焉是寓士欲博文以約諸禮  
而究夫明體適用之學非有書以講教而誦習之是猶  
魚獵之無筌蹄將奚從而得哉雖尼父生知其學猶始  
於觀書而惡季路以民人社稷爲學况其下者邪故凡

有國有家者必建府庫若室若樓簡堆編積而傳爲世業至於黨庠術序之間抑宜無藏乎我朝列聖御製之有關民彝天則及勅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既徧頒中外之學使士日肄其間以爲致用之具德意至優渥也公乃購求四方虞蓄未備自羣史子集而下頗具焉不私於家而出以幸教鄉人士於無窮其用心不亦仁且厚哉斯舉也匪特以愧夫所司之懈厥首務而抑使凡名鄴侯家者將必聞而慕效之矣此謚所

深爲之慰且幸也而士得受肄其書尙善體公之用心  
以求無負也哉雖然公非徒遺其書者也始居詞垣擢  
掌成均其善啟聖學甄陶士習之功居多今貳春官尤  
能以寅清共事而荐陟台揆可階也然則公平日所得  
於書者已足乎已及乎人以昭乎天下國家與自今凡  
縣人之願學者其必因公所遺之書而深求焉於以蘊  
爲德行著爲文章措爲事業以趾公之美而不徒然爲  
是書肆而已則尤謚之深慰且幸而實公之志也庸因

記其事而併書以俟其卷目則列諸下方云

文廟祭器記

劉

春

翰林編修

祭以敬爲本然敬豈但散齋致齋而已牲羞器物有不具非敬也具而不式亦非敬也禮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良以此耳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後世王者崇德報功有隆無替我國家建極稽古右文益懋厥典凡天下都邑皆學學必有廟廟設孔子之像侑四配十哲兩廡歲於春秋仲月上丁祀之而牲羞器物具有成式所

以崇教化正人心厚風俗行之有司尤當敬者也顧世  
之爲吏者於教化大務非不知重而所敬事者往往惟  
簿書期會之間凡要津館舍器物必致其塗飾且完若  
先王之典國家之制苟如故事足矣器物不備非所急  
也其爲不敬如此而欲望教化之隆胡可得哉西平張  
君良弼以成化甲辰進士知襄陵縣事廉正不阿百廢  
具舉先是孔子廟祭器率以陶易於敝壞不備良弼見  
而嘆曰器物不備不可以祭吾責將焉諉乃募富室義

助及諸懼於法當贖者共得錫若干斤命工爲邊七十有七豆如邊之數簠四十簋加簠十有二爵一百五十有四罇與洗各三燈與香鼎各一其錫之輕重各隨其器之大小而計其數則爲斤凡六百六十有奇爲器共六百有八也器成乃作四匱盛之置於明倫堂之右室又先邑人禮部侍郎刑公購文獻通考等書百餘冊遺學宮迺後進歷今二十餘年無典守者多散亡良弼因併是祭及書命諸生之在學年資深者一人掌之記其

出入置二守卒以防盜賊水火而他役不得或干每浹  
二歲一代當代則視器若書之數全具而後已如逸落  
必責備焉其規畫甚密欲以垂諸永久也旣行諸生乃  
謀於侍郎公之子今中書舍人時望曰張公之善政所  
以福澤吾民者固不可殫述而亦其舉職當然非吾徒  
所得言者獨其致飭於祭器以敬祀聖賢且爲經久之  
圖不告諸後來其廢有日也况書之藏又子先大夫之  
意可憇然乎時望因請余記其事夫不變於俗而務所

當爲者知也方圖於始而思繼於終者忠也知以謀之  
忠以行之非良有司不能因爲之記俾勒於貞珉

尊經閣記

張 勳 邑令

成化丁酉春二月予來治襄陵首謁宣聖禮廟尋視學  
宮進諸生於堂相與問難經學大旨旣而顧諸架閣有  
我朝列聖頒降御製諸書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  
暨邑人禮部左侍郎邢公遜之所遺通志畧等書總若  
千卷寶藏未有別室也予慨然嘆曰昔人有言有卽起



書樓無卽置書櫃在有家者且然况有百里之士者乎  
亟欲構屋第恐入官之初誠意未孚於民不能無厲已  
之謗經營之舉未遑也越二年政漸通人漸和廢墜者  
漸就理廼重修明倫堂五楹規增舊制三之二堂之左  
右建正心誠意二齋齋之左右建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四號號之北建頤賢致齋二所以楹計者二十有四也  
堂之後所之中建屋三楹重簷累拱畫棟雕闌突然而  
高出者尊經閣也崇五尋廣次之入又次之經始於已

亥之冬落成於庚子之秋木採於林瓦陶于野工用於農隙丁役於在官者雖竹頭木屑亦皆旋次收拾不以欲速累心所謂勞民傷財吾知免夫謹涓日之良迎諸經於上顧諸生而告曰人之所以參天地而異於萬物者以其具此綱常之道也是道也原於天命發明於聖賢載在於六經學者窮經以明道不獨修己將以治人也二三子朝夕登是閣披是經講習討論不昧所從俾身與理相安而無畔道之弊他日掇科甲躋仕途特舉

此而措之耳上焉以是道佐理元化下焉以是道康阜  
小民匪直不負我列聖頌書化民成俗之盛心侍郎公  
遺書嘉惠後學之深意而於予建閣尊經之初志亦庶  
乎可少副矣苟徒知高明壯麗爲一方之偉觀而不於  
此究心焉非予之所知也因爲文命工立石與二三子  
圖之

趙曲鎮夫子廟碑

李高邑令

趙曲鎮在縣治東南二十里居民富庶甲一邑其西僻

處舊有 宣聖禮殿數楹建置莫知所自歲久風雨飄

淩頽敝殆甚中肖宣聖及四配像物色剝脫其東社學

一區中屋三架以居鄉民之司教者東西兩房以居童

子之習禮讀書者此前尹今平陽太守西平張先生所

作山右當道諸老與凡公使往還者或停驂少憇余初

赴任亦就假宿覩廟貌荒落戚戚於中卽欲脩之以六

事未舉監督乏人且待焉至弘治己未夏四月通州判

鎮人梁君茂謝事家居予亦政頗通人吏頗和因以托

之君素材藝而樂爲善慨然曰吾志也鎮民間之皆歡  
欣鼓舞力者效財者輸匠作者獻其能由是振頽補敝  
撤舊益新赤白具棟宇重繪其肖像又增置兩廡各三  
間諸賢位次若干先是禮殿與學通爲一門余惡其褻  
築道於學前潢池中別作門以便之規制嚴整金碧輝  
映足爲尊事之所時明年庚申春三月矣予謹率僚屬  
及梁君等釋奠其間且拔鄉童之秀者諭以厚典習禮  
讀書力學衆皆響應或疑國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天

下郡縣皆立廟學吾邑既勞重新矣此鎮似不必有此也余曰 宣聖立生民之道而於萬世爲王則雖家立一廟人肖一像亦不爲過况一鎮二里之民乎疑者唯唯而退予因仰張公建學之茂蹟重梁君監督之功成而予實切與焉者遂次第其事而文諸石以告後之君子

清簡堂記

薛

驥

邑令

堂以清簡名非所以崇飾也將以示勸也勸之而能行

名堂之義著矣予自成化丙戌秋改任於茲視篆之初  
始至官廨左右導引以從升其階見其所謂清簡堂因  
諭於衆曰至哉前人之扁斯堂也非取義於堂也實爲  
居官者勗也觀其八窓淨虛四壁皎白丹艘卉藻之不  
施柱礎瓴甃之相次此則堂之所以得名者然也以是  
而移於官理矧有出於斯名之外哉蓋清則不污之稱  
簡則不煩之謂非清無以存諸心非簡無以措諸事推  
是而行無施不可豈止居一官守一職而已哉不然眩

名失實之譏庸有既乎予既重其名因用次其說以識於壁俾凡同志者咸知所自勉云

退思軒記

薛驥

成化二年歲丙戌予由前監察御史來知襄陵縣事視篆畢周厯官舍嚴範出入後得廨宇三間去前堂纔咫尺高明敞豁結構工緻檜竹交映於其前泉流汨汨走其下於時景與目融情與理會欲於公事之暇退處其中講禮讀法以資見聞所未及以荅聖天子用賢圖治



之深意然未得其題號用爲自警間求得退思軒三字  
扁置於中此亦成前人之舊觀在後人所不廢者也復  
自解曰士之居官臨政百事叢生豈能一一皆理退而  
固不能無思思而得中乃其理也若夫處遠忘君溺近  
忘親此庸人之所同在仕與宦未必能無者誠能以是  
二者而致其思則君者豈可不致吾身以爲報乎親者  
豈可不竭吾力以盡事乎是皆思之大者其於容心究  
物者皆在所當畧也後之繼有斯責者盍亦致予之思

焉是爲記

新修城隍廟記

邢霖 邑人

襄陵縣城隍廟在縣治西南一里許不知建自何時門前斷碑磨滅莫可考究神有塑像邑之民凡有災厲必禱焉事有猶疑必禱焉無不響應舊宇惟正殿并兩廊儀門二門而已且歲久而圯成化丙午歲河南西平張侯良弼由進士來知縣事廉而有威凡所施設一以惠民爲主越明年無廢不舉無利不興視茲廟之圯也乃

經之營之既新其舊而於正殿之前仍增治獻殿三間  
殿之左右耳房各三間儀門外樂樓五間皆重簷累拱  
繪以五彩輝煌逼人又於二門外再治兩搭并厦舍共  
四十七間且曰茲屋之作吾將有待也未踰年而告成  
凡構材鳩工百費皆募得於邑民之樂施者初未嘗強  
之以勢一日侯乃榜於衆曰吾邑僻在太行脈山之麓  
汾水之陽舟車所不通商賈所不至凡百民用莫能相  
資每年四月二十一日盍於此廟立會俾民交易以通

有無會五日乃止率以爲常而前再治諸舍宜爲居貨之所於是遠近聞者及期各携所有翕然以來會之日豐修神祀市有禁令貨不徵稅其視解州曲沃諸郡邑之會規度蓋有不侔者旣畢事各相稱便維時則弘治五年也未幾侯去任相繼爲縣者再更代而得今虞城李侯自卑又能益修其政大補前人所未備五年之間其所興舉成就凡有裨於俗而利於民者不可勝舉民甚德之蓋二侯者其心同故其惠民之政同而民之感

之也亦同辛酉冬原督工老人劉剛賈興輩若干人乃  
用李侯之命發書於余請識以昭永久余惟天下之善  
爲民牧者莫不有及民之惠惠而不見其費惠斯溥矣  
初張侯之圖新是廟也不費於公不勞乎民而且推之  
於政俾民均沾各得其所之利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其惠不甚溥也哉吾李侯者則又能以張之心爲  
心益修其事相繼善守之而不廢使後之爲政者亦能  
以吾李侯之心爲心相繼善守之庶斯圖之不朽也弘

治壬戌六月望日記

重修關王廟記

王用中

庠生

天地間惟忠義足以感人心也著勲業於一時顯威靈於萬古蜚聲遺烈亘乎宇宙豈非忠義之氣充塞不磨而人心仰慕自不容已者乎夫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輔正之謂義故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顯其勲勇而寡義不能堅事君之節後世無以成其名求其見明守確終始弗渝忠而識遠勇而篤義事明君

抗大節磊磊落落屹然而挺於百世之上翼乎而感人  
於百世之下者惟王其偉歟自昔卯金不競羣雄竊據  
挾天子以令天下者莫強於操席父兄餘烈以保有江  
東者莫盛於權故當時志功名者孰不以勢之強弱事  
之成敗而爲身之去就哉是雖智如攸或勇如瑜肅咸  
蹈一轍知擇主而事者誰歟王也明順逆伸信義委身  
昭烈興復炎祚顛沛不能挫其節流離無以二其志周  
旋左右確乎不拔自非忠義慷慨有激於衷者能如是

乎方其刺顏良於萬衆也曹操壯其爲人表封壽亭侯  
公弗許竟辭歸蜀左右欲追曹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  
義士也戒勿追夫以操之雄猜陰忤天下名士若孔文  
舉楊得祖輩俱不獲免乃獨不敢加無禮於王者豈非  
大節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耶夫富貴爵祿人之欲也  
顧視萬鍾猶一芥之輕等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  
哉要惟忠盡而義勝故不爲人之所奪如此也嗚呼三  
代而下孰有審去就之機明君臣之分忠義凜凜著當



時感後世生而威震華夏沒而廟祀寰宇如王者哉廣  
智坊城隅乾位古有神祠歲久圯頽且廟制卑隘弗稱  
崇祀本縣高郡幕鏗孺人趙氏好義敬神欲作而新之  
命其二子太學生溱洧施財傭工以賁飾焉卑者增高  
隅者恢豁又粧新神象金碧炫耀至是儼然而爲一郡  
之偉觀矣惟時邑令趙古峯覩廟貌之巍峩苔靈貺而  
欽仰故朔望拜謁祠下所以崇祀典而因嘉高氏母子  
之好義也督工里人盧希孔趙時和趙士達輩觀厥功

之速成若神使之然矣而於高氏輕施之懿不可不爲之記也乃祈余文余故謂皆王忠義之所感也因書此以昭王之精靈不昧抑亦示夫後之敬神好義者

新修譙樓記

李高

譙樓在縣治東賓陽門上建於元至元癸巳迄今二百餘載弘治丁巳歲夏六月予來知縣事仰觀其勢已頽可改作矣然視篆初百責攸萃若教若養紛來沓至事非一端而其養之所未周教之所未化者又層出疊見

苟一有不理則吾職隳矣遂不自度量蚤作夜思竭心  
罄力至忘寢食期欲事妥民安而後已然以襪線之才  
黽勉數載而竟無全功不勝汗顏尙暇及此乎客歲辛  
酉夏秋淫雨連月輒及崇明之在南鎮朔之在北者樓  
與門甍皆傾裂城池櫓堞亦多頽缺湮塞工役不容於  
不興矣又以民方值荒駸駸然有轉徙之勢未忍驅以  
爲之第念大同榆林邊寇犯順雖勤王師尙未盡平襄  
陵實三晉之要衝師寇所必由而予當恃此以固守焉

者尤不可不預爲之備也用是權宜修鑿頽者起之缺者補之湮塞者疏濬之因鞠魚鮮而又備其所未備飾其所當飾是年三月工乃訖徧覽間僚佐二尹元城喬斯馨判簿睢陽鐵彥清咸謂余曰譙樓所以警晨夜城池所以防寇盜二者皆國家之重務有司之職業也寅長於教養之暇旣次第修鑿之無替於前有益於後用心亦勤矣職業亦盡矣庸可不記之乎余曰諾哉爰紀其畧如右然標題獨曰譙樓者以工始於此而成又先

耳蓮幕大康吳君森督吏老賈仲郁郭仲達張安陰陽  
生趙聰等遂勒諸貞珉以昭來世則余之始而不暇爲  
繼而不忍爲與不可不爲之意皆因以白

李侯開廣白石坂記

劉彝教諭

弘治己未夏六月余備教襄陵未至聞鄉賢虞城李公  
白雲英胄黃甲清名負有用之學抱經世之才牛鼎烹  
雞屈宰茲邑六事修舉德政赫然而門清水若及瞻其  
風采充雅恩義淪洽與吾徒尤滋厚憫庠之諸生力學

弗懇而累科乏才置願受學者二十人於牧愛堂躬砥  
範嚴考較無間朝夕而冀有成效是歲秋歛既畢年登  
時豐民休且和乃有事於白石坂按坂在縣治西南三  
十里賈朱村姑射山之巔石磴峻嶮路崎嶇百轉若羊  
腸然僅容徒步車轍馬跡罕能至者循南五里許卽豁  
都峪凡吉隰之屬赴都省趨市朝四方之人利菽粟致  
芻蕘以及官使旁午皆由此途然夾於兩山之間雷鳴  
雨驟大水汎漲毋爲隔滯而此坂方峻險艱陟公圖關

而平之令下而民心欣悅乃鑿石剡木分度受程其聚  
如蟻其作如雲皆曰公是舉我之利也迄庚戌春二月  
厥功告成廣丈有四尺遠千六百步有奇自坂下而東  
里餘斜口有渠曰雀水衝當中路峪水至則往來猶爲  
之阻公又構橋一虹因名雀水醵巨石用資堅从由是  
車馬畢經遐邇咸至向之隔滯者俱得其便三月旣望  
上舍韓璋里中彥人也白於邢生雷同至庠署謁余曰  
邑候李先生闢是坂構是橋有功斯土惠利良多揆厥

所自寔由仁恕發於心者然也其他善政偉績不可殫  
陳當道者采其卓異不三載間而旌獎者四至茲獻績  
迫期銓曹品屬恐留大擢生輩欲圖不朽盍爲記諸余  
曰昔李冰堰蜀江蘇軾築杭堤二郡之民至今利之余  
業春秋領鄉薦而一門之廢興猶謹書於策今公闢坡  
構橋可與李蘇齊德他日愛戴之深思慕之遠故老告  
於前記典述於後莫不指此而稱之曰公河南人丙辰  
進士丁巳尹襄陵厥政孔嘉厥蹟甚盛皆知感激而取



法其令德大名直與是坂而俱存也余忝同鄉得領清  
誨不敢以固陋辭因次第其言書山石以告往來者公  
名高字自卑養正其別號也

李侯重修飛虹橋記

邢雷 生員

橋在縣治西南三十里義店聚南抵關陝北抵京畿四  
通八達人所必由先是巉巖壁立驚濤時至人皆病涉  
里人侯思政作於故元之丙辰其踞兩崖懸巧構支柱  
交加麻生林立且覆之以屋榱題棟宇凌空騫起儼若

虹飛其名蓋是之取爾厥後屢壞屢治越百二十年實  
正統庚申也前侯滎澤張公重葺之迄今又六十年矣  
吾侯虞城李先生自卑以弘治丙辰名進士明年丁巳  
出宰茲邑以經術飾政事以廉謹制身心且公勤剛明  
而不畏權豪未幾令行禁止政通民和己未春偕僚案  
省耕於湖波鄉過之顧其墻傾甃毀柱朽梁崩其心懼  
夫愈久愈圯而弗克任也乃戒於民俾居而近者供其  
力富而義者助其財擇官屬之朴實鄉民之質老者董

其事出納有籍役使有節不大聲色而輻輳雲集甫踰  
月傾者起毀者完朽者堅崩者隆增以繪事而炫然耀  
目摹其故扁而新之過於尋常數倍矣工始於九月之  
戊申落成於十月之庚寅負荷載馳往來絡繹行者不  
阻過者不危是知仁人君子存心不苟故其發於事者  
亦如之夫居官爲政孰無一善之可稱然或計乎暫而  
不能久徇乎淺而不能深暇乎目前而不能及乎几席  
之外先生之政匪直此橋爲然凡有益於民而久且深

遠者無不戮力爲之如開白石坂使民無險阻之虞易  
汾梁以木使民省無窮之費慮濡淹而闢故路憂民瘼  
而廣儲蓄禁返婚革偷葬旌孝表節嘉善去惡裁冗約  
侈以及防微杜漸之意罔不曲盡其良又召集諸生於  
講下授傳精旨而日校其課業雷亦廁其列不獨有文  
事之得而心術之正治體之善他日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矣前身使涿郡鄧公遷安王公神於知人皆具蹟旌  
獎今都憲東魯魏公僉憲姑蘇張公案至官署又殊禮

躬勞此善政美譽聞於人昭於時簡知於朝廷不可晦  
已行將大闡厥猷柄用當道安能久此區區之邑哉雷  
族居故關往來於此均與其惠者也鄉人張興等以橋  
成之旣謀志於石以傳永久但鄙陋無術不能狀仁人  
君子之心而碩德宏才又非後生小子所能模寫者特  
脩記歲月而已矣繼此者誠能以先生之心爲心而事  
其事則相遞可與天地同悠久而澤之所及豈徒斯世  
而已乎

南關廂重建郭門記

邢霖

天下郡邑至於國都俱有城郭以衛生民而郭則城之外關也吾邑南關廂舊有郭門歲遠而廢予爲諸生時聞鄉間長老言彼童幼時尙見廢址居然白石今則無復存矣嘉靖壬子歲廂人郭琇客維揚以書達其仲兄引禮舍人珊曰彼有術士能爲風水之說謂此廂北有真君廟巍然其勢南必復郭門居人乃昌珊於是以其說謀於廂之耆碩王君瑁輩咸曰茲言是也乃相與計

畫各出已資及募諸遠近之樂施者共得資若干遂鳩  
工市材卜日起工築土爲臺鑿臺爲門甃以石磚旣堅  
且美臺之上立屋三楹轉以五楹內貯金鼓及弓矢諸  
器蓋此廂爲南北往來通衢商賈聚於此居人稠錯不  
可無備卽易所謂重門擊拆以待暴客之意非矯飾也  
柰何工垂就而資絕諸君咸悄悄郭君雄曰勿憂也我  
嘗行貨京畿而河西務諸商多鄉邦慷慨之士其間常  
君時珍翼城人最親者也願往募焉旣至復得金若干

以歸遂卒成其事且其規模壯麗爲一邑美觀然是舉也經始於嘉靖癸未之春落成於明年甲申之秋計其時纔期月餘耳何其成功之速哉予惟天下之事每爲自圖也易爲衆圖也難然是舉也諸君蓋不以凡衆之事爲事而着已戮力身任之故其圖之之易而成功之速有如此可羨也哉旣建之後五年王君瑁輩乃狀門之始末來請記於予予旣嘉諸君之敏於從事又喜郭門旣建而一廂之人之有障也於是乎書



新建鐘鼓樓記

辛珍僉事

夫鐘鼓之設以明天時以紀人事以通政治是故其位維中其處維高不如是不足以樹風聲而號境內也襄陵河東名邑爲藩分駐節之所名公鉅英更代迭繼歲一至焉凡考物觀法截然脩矣獨鐘鼓之置未盡厥美鼓則設於關頭汾水之濱鐘則懸於城隅廢寺之側一城之內且有不聞識者有觀率多弗愜豈綜理之未遑耶抑亦有待而然也嘉靖戊戌秋少叅我齋朱公代至

是邑越三日謁城隍見廟前築崇基庀大木羣工環作  
問其地曰古樂樓之址少叅吳公之所廢也問其名曰  
大叅王公命改民居而今從衆願復建樂樓也公曰吁  
汝輩建樂樓將以爲敬神不知道所以褻神也夫城隍  
之神豈歆夫聲樂之淫哇女妓之穢褻者耶吾觀茲地  
也爲城市之中茲樓也有崇高之勢適當神廟之對豈  
城隍之神久厭淫穢默召吾人將以爲懸鐘鼓之所邪  
力命改作檄丞惠本禮董其事而縣尹邢溇適到任與

主簿李孟典史線廷宗各分任其責課工授能始終不  
怠其耆民如盧普者皆願督其工邑民如張遠者皆願  
輸其財而願輸其力者則邑民之疆者也經始於十月  
越次年二月告成移鐘鼓並懸於上夫維其地中故聲  
聞四達其樓高故餘響遠播雖風雨晦冥之夕而晷不  
爽天時明矣出入動息之輩而趨向有方民事紀矣整  
忠孚號而俾民弗迷官之政令之布亦通且明矣邑之  
民靡不歡忻踴躍德我公也公於樓下且設一市以盡

民利已而惠丞輩偕茂才趙士奇具狀欲予記其事予  
惟唐虞之時治曆明時故羲和首命之及失職則征之  
重厥事也斯樓之建鐘鼓之設其亦重厥事矣乎斯舉  
也蘇原吳公闢之灤西王公謀之我齋朱公成之數君  
子更湏相待非神啟數君子之心與鬼神合德而有不  
能自己者也其在於今天時人事噉然順則而君子之  
政變通宜民祛俗蔽而就道揭大法以示人其城隍之  
神之惠與抑亦數君子之惠也蘇原諱廷翰前翰林院

庶吉士灤西諱庚前兵科都給事中我齋諱孔陽前廣西道監察御史遂書以記

遊二郎溝記

班祿縣丞

河東多名山大川西連秦隴東接澤潞爲西土藩屏厥屬邑維襄陵分壤堯都西南風教先被不遠一舍藐姑射主其秀平泉揚其清崇山左拱焦石右翼且汾瀾經帶厥中誠河東奇觀也邑南十五里許溝名二郎遠望之平原沃衍惟崇墉數十堵架入中則峯巒翠嶽澗溪

幽邃栢松竹卉森葱鬱懸岩聳壑蔽日拂雲闢險而  
通橋路鑿崖以爲陶復亭臺廊閣委曲軒豁極土木丹  
堊之壯麗天造成於人能鬼功顯於有相不數百武而  
全勝如畫又襄陵竒觀也我東涯尙公以甲辰進士觀  
廷尉政出尹茲邑踰二載物阜民和底於康乂秋暇偕  
厥弟鄉同薦東谷子芳來遊是溝厥從之者予與縣簿  
王子德典史李子名儒校官白子景輝李子淦鄭子性  
暨太學生喬祺等庠生趙景祿等皆公門弟子冠裳昭

文旌節揚武人與物會景與情適公覽而樂焉乃命肆  
几筵羅樽俎吹鳳笙擊鼉鼓仰前躅之芳表往古之微  
洗耳何潔辟穀何智金龍池何神白犬穴何異晉鄧僕  
射胡歎厥後元張蒙溪難遂其高遂述擊壤之謠詠南  
風之詩誦明月之歌賡雲和之章旣乃梯山原坐茂樹  
序賓賢於投壺采民風於工樂又陟其巔見禾稼連阡  
耘夫布野乃徵厥長者勞以酒肉諭以大有一時童叟  
罔弗歡忭舉手加額考史志溝爲古跡世豈乏遊人至

於威儀盛燕樂嘉人心悅鮮克乃爾因洗爵再拜敷於  
公曰遊以宣樂樂以暢情樂匪節則淫於逸逸則病禮  
情弗通則滯於獨獨則戾和是故憂樂極陳於齊廷休  
助有徵於夏諺卷阿矢音車攻復古於惟茲遊可以彰  
政事之裕百度之貞棠棣之懿師師之風燕及之休育  
髦之純省方之勤撫字之誠物我之忘棫樸之化情洽  
而典禮聿昭樂節而王道攸著是謂德之盛也治之隆  
也和之至也行人弼亮言舉斯心浹於四海天地將爲



昭焉赫赫奕業光翊中興其兆斯遊乎東涯公辟席而  
揖曰顧不敏罔克廸於是敢不與諸君子夙夜懋之思  
永僉拜稽首曰唯請筆於瑱珉庸以自考公世家古郃  
名薰厥字曰德馨

重修趙曲鎮馮溝渠記

王與齡 郎中

先王之道教養爲本推教養之政以達諸民者守令之  
責也朝廷不擇守令不務教養而欲天下之治乎難矣  
三代而下漢治猶爲近古若蜀郡之興學南陽之漑田

渤海之彌盜膠東之增戶可謂彰彰者也襄邑爲平陽  
近邑西距姑射東連浮山汾水界於其中姑射之陽平  
水出焉灌民田萬餘畝故汾之西歲每熟而民裕浮山  
之麓土厚水深田率高亢故汾之東歲多厲而民貧趙  
曲鎮左舊有馮溝渠畜暴水以溉田弘治中西平張侯  
始加疏鑿溉田至千餘畝民獲其利四十餘年之間歲  
久弗濬故道堙塞水至橫流利息害生嘉靖丙辰歲山  
東侯君來邑政先教養心急撫字事無巨細裁之以義

人無奸良御之以誠期年而化行遂歷阡陌相地勢因  
其舊迹益加疏廣三月而渠成溉田至二千餘畝於南  
北通衢建橋利涉河東之民歡然如更生焉趙曲父老  
來乞余言以紀其實余曰此不足以盡君耳余見侯君  
青年遠器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導民必先教化當  
與漢之諸循吏相後先庶幾三代之遺愛也行完才充  
行將顯庸擢之諫垣天下之利害必能言之置之臺閣  
天下之利害必能行之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

勒之竹帛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邑之績特其小  
試之端耳父老曰唯不紀之無以繫吾晉民之思因書  
諸石侯君名廷柱字子任號密坡山東諸城人中嘉靖  
丙辰進士

儒學新開南門記

許論

兵部  
尚書

我國家建學育材以弘治化襄陵爲平陽首邑學宮洪  
敞視他處特異顧南面阻城議者以爲蔽塞山川靈氣

是以前雖人才間出後亦鮮繼然因襲既久未之有改

也近張君弘軒來令是邑期年而政平民安百廢俱舉  
姪儼承乏襄陵學訓以靈寶南開學門賢才疊出儒學  
師生以是請張君曰此吾爲令者之職也遂達之分守  
羅壁谷公公素重學作人力主其議更呈之當道諸公  
上下罔不允從夫自開國建學二百年來一旦獨有是  
舉其事顧不偉歟於是不日糾工聚材樂成其事諸生  
及邑之尙義者亦各助資而以教諭岷州張君訓導清  
苑王君董其功始於嘉靖甲子年夏四月十一日竣於

本年七月十二日城之南向闢門扁曰文明啓運其規制崇濶視諸城門襄陵舊惟三門今四門並峙巍然改觀豁然洞達矣大抵天下之事興替之機存乎天而作爲之功係於人是舉也不有賢牧伯何以定其議不有賢邑令何以成其功不有賢邑博何以終其事時運相因而至賢能相協而成文運人事之盛不亦有徵也乎夫文公興學而蜀俗見化况襄陵近堯舜之居被唐虞之遺化尤易感發而興起者乎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本於精一執中體於身心以達於治國平天下二公  
以其政教之良而開是門蓋以堯舜之道期後學也襄  
之士尙當心堯舜之心行堯舜之行無負於居堯舜之  
鄉則賢才類出德業日新甲科繼美後先相望入而事  
親則爲孝子出而事君則爲忠臣文章政事煥然可述  
悉由是門啓之也而唐虞之治將不復見於今日乎二  
公之功顧不大哉谷公餘姚人辛丑進士張君邯鄲人  
壬戌進士繼此而增修未完以廣其規者則邑侯武安

采君乙丑進士故併書之

新包磚城記

張四維

大學士

襄陵舊築有土城圍凡六里許既庳且薄不任防禦其  
增崇培厚且環而甃之以磚也則自今歲戊辰始襄陵  
在河東爲壯邑河東地險塞北有太原雲中爲之外障  
入皇朝二百年餘民不見烽警故城池甲仗所以爲禦  
侮計者率散弛不理列城盡然不獨襄陵也去歲丁卯  
邊吏不戒河東大震民四顧遑遑莫適保聚監司乃下



檄諸郡邑築濬城池督促旁午維時守令或浚財殫力  
民怨蝟興或慢令愒時文書苟且武安宋侯方視襄陵  
事顧獨爲之深遠慮曰設險禦暴卽在承平不可忘桑  
土計矧匪茹時耶迺相舊城絜其高二丈有二尺曰何  
庠也增而崇者五之一絜其厚四尺爾曰何狹也培濶  
者五之三襄澤邑也土濕易隕則爲之陶磚而環甃之  
石其址經始於仲春之吉五閱月而工完用民力月不  
過一日凡費緡錢大約八千金止耳初侯念役興費鉅

顧帑無羨蓄而又不忍箕歛於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  
諭之俾各以力自効因捐俸百金以倡於是寮佐諸屬  
各出俸有差而鄉宦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  
矣侯乃擇民之質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  
不與事完官爲考覈朮胸而已其措置詳審號令明信  
情愛懇惻民用不作方役之興也築始於東面役人則  
聞墻內若雷鳴者三悉有蛇出土隨以裂候異之訊之  
父老爲祭姑射山龍神其異卽止及是城成襄人以爲

有神助焉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劉元海築陶唐金城  
時蛇媪之異竊謂其語怪乃今去其時千餘載矣土人  
猶能識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奧  
不測者耶宋侯勤於民事幽鑿於神屹屹崇墉成功不  
日興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於外侮哉侯名之  
韓余嘉靖乙丑春闈所舉士又宦於吾土故知侯爲深  
且幸襄人之有永賴也爲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云

邑侯蕭公新修汾河石岸記

邑人

王應吉

御史

襄陵界在汾水之西郭以東去汾不百武每值秋水泛溢河岸輒衝歲爲襄患自嘉靖壬子以來則洪流旁注其患特甚濱河腴地悉沒爲巨津後漸侵近民居邇且慮及邑垣矣吏民固惴惴其間如寢積薪而厝火也語云城壞壓境敢不是圖今日襄陵之謂哉已卯冬邑侯蕭公奉命來襄甫下車則詢民疾苦日擊汾害而心憂焉時惟重煩民力未敢輕議及蒞政之又明年也則庶務咸修羣情允協乃厯陳諸當道而請彌之僉報曰可

遂涓吉相宜繕堤於汾之西崖以爲一方保障計且脩  
築有法董治以時慮土洳之易衝也則於潰決之處悉  
甃以巨石下濶五尺上濶三尺有餘其基蓋堅厚完固  
而不可拔矣慮高卑之難一也則因岸勢而低昂之高  
者至一丈五尺而卑者則鱗次不齊延袤計二百二十  
餘丈其形蓋連亘倚伏而莫或間矣慮水勢之迅激也  
則於數丈之內每出一磯頭以殺之磯凡一十有九遠  
而望之形若盤龍其勢蓋峻峭峻聳相爲砥柱而莫可

搖矣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至於措財度工其費  
多出公帑積餘而取諸經畫者十一其力率以錢募而  
借於農隙者不十二三蓋彌民之害而不傷民之財用  
民之力而不妨民之事雖古循良惠政何以過是是役  
也肇於辛巳三月訖於癸未五月方其經營之始岸下  
多泥濘水渦爲力甚艱邑人頗難之惟侯矢志圖成不  
阻不撓卒用底績其宏才大略敢於任事而果於有爲  
也固如是哉且修岸之歲適奉詔清丈浮糧凡地之沒

於汾者悉爲申豁以免遭累此尤侯之悉心民瘼而造  
福將來者蓋與汾水同其流長矣邑之士民乃建祠勒  
石欲昭功德於有永而以祠之碑記屬余余邑人也居  
逼於汾覩汾之害最切而感侯之恩尤深雖不文忍辭  
耶是時余方承乏中州每顧黃河奔流未始不念及汾  
患蓋汾水發源靜樂經太原平陽以至襄陵由陵而南  
逶迤以入於河則河流奔湃亦有汾水佐焉河之衝決  
靡常處其地者有隱憂因河之患以思汾之患余竄一

日忘乎嘗讀史傳所稱述守令而叔敖文翁諸君最著  
蹟其政則或起芍陂或築腴口眷眷然爲民禦災捍患  
若慈母之於赤子而當時之爲君者至下璽書褒異錫  
之章服卽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牘榮豔焉若侯者不與  
叔敖文翁諸君子並軫齊驅矣哉侯之善政炳炳朗朗  
昭人耳目者未易殫述此特其弭患一事爾今蒞襄且  
五年行將膺內徵持國是爲寓內造無涯之福一方捍  
禦之績又胡足爲公闡揚哉聊紀其略以告來者公名



大才別號左溪山東堂邑人甲戌進士

文昌祠記

陳 最 邑令

余自甲申冬甫任襄陵謁廟拜諸神祠見學之右有文昌其祠西向噫建祠者必自有說余以大義觀之未見有舍震方而就兗者慨然有改剋意會公務旁午弗果既而環視學宮堂之左有隙地若干丈鞠爲蔬圃前接儒門東臨講院後有尊經閣其地若設之以待文昌者余以爲祠必此地乃可問之學博君曰可問之諸弟子

員曰可問之堪輿家僉曰可遂肇基以定祠焉越歲連  
荒禮司牧者如拯焚救溺之不暇而暇爲鼎荆神祠計  
乎延至丁亥頗屬有秋余意遂決卽一木一石夫役匠  
作之費亟爲設處與里下無與焉計日鳩工飭材相地  
不異月而工告成爲堂宇者三楹月臺前樹龍門坊以  
壯觀督工者曰祠成請往觀余一展拜儼然若生規制  
煥然庶可以標靈而紀勝迓淑而疑祥矣學諭李君暨  
諸生造余請曰作新人文其在斯乎願丐一言爲記余

曰祠建矣而其意或不徒爲沾沾鼎新計也夫文昌奠  
位於薇垣之傍魁海岱於東北職司元化宰橐萬機乾  
綱鼎軸惟其張弛此其說載星曆家甚詳余不暇劇論  
姑就其所以建祠之意爲襄人士訂之昔有記鹿鳴之  
歌於觀德之舉語曰雷霆迅發而潛底震動砲鼓鏗鏘  
而介士奮竦物不震不發士不作不新儼廟貌而起敬  
睹龍門而興思有不翩翩然負凌雲之槩者非夫也夫  
士而俛首咕嗶一經揖堯舜步周孔譚道德重名檢非

不哀然以臯夔自許季世下無足當吾齒頰者倘所謂  
傑然偉丈夫哉及發策榮身舉目前之所誦讀者而率  
自弁髦之如士類何安所貴作新哉嗚呼河津風範取  
則不遠新會餘干較讓一籌吾願諸生澡潔其身心祓  
濯其念慮處有完行出爲名儒他日建豎當必有錚錚  
宇內振古而常新者按其籍襄產也建祠以後所作新  
士也使晉潞温文不得專美於前此豈但爲三晉之光  
卽不佞亦藉有榮施已哉李君胥唯唯起而揖余言曰

公其大有造於襄人士哉由學及行由行及功業皆自  
今日作新之一念始請鐫之石以諭多士

興樂寺檢經瑞碑記

陳勗

余自東海來牧茲土搖搖二千里過杏壇洙泗間固知  
有周孔之道遵之以誨化斯民非其道不道非其言不  
言此余心哉至禪學佛經家異端者流余方斥逐之不  
暇何以記爲非爲佛事記爲瑞碑記也夫碑何以瑞名  
哉襄陵西南隅有興樂寺積大藏經六千三百四十卷

未經檢閱者蓋二百年於茲矣鄉氓解倉等筮日集諸僧虔誦者累月事竣勒碑採一石磨之山水畢露神象交輝噫嘻此異事哉亦善念之爲感召者也一時觀者趨蹌舞抃稱慶僉曰瑞哉碑也固請余記余以爲斯民好善之心有可以掖而勸之者此類是也佛教之流於中國幾千年民之信之不啻淪肌浹髓語之以周孔彼茫然無適也挽邪而之正也難由善而之興也易余進諸民於庭而諭之曰齋僧誦經護法建醮誠善心哉心

固善矣顧用之何如耳譬之水一也用之以溉田則善  
用之以灌城則不善爾誠由一念之善擴而充之推此  
心以事君可與爲忠臣推此心以事親可與爲孝子推  
此心以御衆可與爲仁人推此心以睦族恤黨可與爲  
良民義士獨不聞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不善妖星  
厲鬼古之人業有明言余諳諳執之以率民者爲人心  
計也藏經當誦而聖諭煌煌尤當誦也法門當崇而周  
孔大道尤當崇也况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迺列祖

貽之以垂訓者何殷且懇與爾能究心余言當必有憬  
然悟油然而興蹈仁迪義歌雍舞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風乎而豈但區區一卷石之瑞哉余特取其好善  
之心姑記之以爲襄民勸

新建東關郭門記

李弘道 邑人

襄陵之東關故建有郭門焉固重門待暴之義哉第其  
規模尙褊制度弗華積日累年又就頽圯是重門不足  
以待暴矣新之大之非牧宰之正務邑士若民之同情



深願者耶至參以堪輿家之說又有不容不新且大者  
藐姑射之山峙於西北脈氣隨平水而下東南抵濱汾  
之地結矣因成邑治邑之東關脈氣尤萃卽汾水洶洶  
而來有射關逼城之勢至則盤盤乎繞向東而至南焉  
此豈盡人力能禦之哉實脈氣之結難潰也以故郭門  
之建最宜高偉高偉則脈氣藉之益壯鎮汾流而永永  
如昔矣此一說也東青龍方屬文所喜者秀聳所忌者  
隱伏故知樓閣巍峩乃爲秀聳之翊而水光接此抑又

相映而交輝矣詎非啓一邑文明之運乎此又一說也而於理俱當焉胡可以末務視之北海陳公始令是邑覩郭門隳陋卽以改建注意時當初政未遑也旣期月政教行而邑底乂矣則曰興地利起文風其在斯時乎余何敢怠焉爰是鳩工度材筮日興役甫三越月工乃告成廣袤至四十尺高至五十尺壁幹井竝以石奠基以磚甃表而繚以周堞幹井之上爲通閣通閣之上爲通樓蓋庶幾所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者且遠倚西山

若屏而近臨汾水如帶東山在望著且見且隱之形南  
北清虛會玄冥祝融之氣河東巨觀詎不數此也乎如  
此光華成於公之創建如此規制見於公之情思且一  
切財費多公曲處而出於有力家之樂輸者第十之二  
三耳振久廢而成遠圖創新規而貽永利公之德直與  
門並永已哉固將與姑山汾水同其流峙矣爲是二三  
父老欲勒之石以志不磨乃屬余爲記余雅重公公輔  
大器著廉明於百里之試者表表也是故不以無文辭

卽次第前事而志之且爲之說曰天下者一邑之大者  
也治天下者一邑之推者也公指日間膺天子召授之  
華要嗣晉之鈞衡則夫敬以體主上仁育義正之心以  
寰宇爲鄆郭以要荒爲關郊需羣才爲楨幹設險要爲  
重門啓文運之方新回狂瀾於旣倒奠我宗社保我黎  
民蓋舉此而措之耳此又襄士若民之所望於公者余  
并表而志之爲他日之左驗云公名勗號霽曉山東莒  
州人癸未進士

重脩武安王廟記

王應吉

襄城之乾隅故有王廟建置之始無可考嘉靖中重脩  
歲久復圯又卑隘逼淺非所以妥明靈肅瞻視也里中  
二三父老謀改建擴閤以稱崇祀之心乃募義金前後  
得四百餘兩計工不能爲費之半而儀賓盧訓獨殫心  
力經營數年又得利金五百餘兩財始足而工可舉也  
於是市材陶甓撤舊更新爲殿者三間崇四丈五尺廣  
四丈三尺深三丈五尺饗亭稱是殿之左右別爲二祀

祀王之子及孫墀之週迴爲廊計四十間中圖王之始  
末稍前立坊爲儀門又前爲樂亭爲大門繚以垣墉飾  
以金碧巍然煥然厥制備矣經始於萬曆二十二年告  
成則二十七年也乃屬余以紀其事余按王沒於建安  
二十七年迄今千五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寰  
海之內無不廟祀自古有功德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  
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人世亦有祀有不祀獨忠義  
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槩

相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彝也當  
漢之季天下大勢已歸於曹一時智勇之士非受心膂  
之托卽膺爪牙之任視漢帝若贅疣矣而王以蓋世英  
雄獨委身於昭烈傾蓋之間藹若家庭之親草莽之中  
秩乎堂陛之分扶持正統誓掃羣雄艱危頻值壯志不  
撓及操縻以殊禮而王訖無二心去彊就弱繼之以死  
非忠義之尤著古今之罕儷者乎其廟祀徧天下固宜  
也或以王之守荊州也戰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吳之君

臣不遑寢食操之父子謀遷都邑乘屢勝之威北向宛  
洛可以長驅中原光復舊物惜也蒙詭其謀王乃失利  
昭烈終偏安於一隅令人憤懣於絕吳之失策余以爲  
得失人也成敗天也天之所定非可以智力較而况事  
有出於成敗之外者非可以淺近窺有如荊州不失中  
原果復則王也再造之元勳如馮如寇侯萬戶圖雲臺  
已矣將不以功而掩義乎孰能繫人心於百世之下若  
此也嗚呼王之生也則扶漢運於式微王之歿也尤植



天常於千古所謂皆天定非偶然者區區成敗之迹可  
以論人事之得失哉王之威靈唐宋以來歷有顯應凡  
所祈禱而吉凶禍福無不先示其幾蓋忠義之氣造化  
之正氣也如日星之在天無時不照如江河之行地無  
時或息其有感而輒應理固然也今廟貌崇隆肅肅靜  
密神所居歆瞻英姿之在上凜生氣之猶存將使君子  
有所慕而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則是舉也又  
有裨於風教者大矣遂書以爲記

修龍澍峪記

李弘道

藐姑射之山峪亦數矣龍澍其名者耶余束髮時往焉  
事祀也甫至麓已見鬱鬱蒼蒼隱有佳氣少焉逶迤於  
中則有青松秀列翠嶂雄盤野鳥聯鳴白雲間出何化  
工之麗也神之寓之寔不其所而昔人廟龍澍神漢神  
醫華公佗及東嶽諸神於此也有以矣爰瞻貌宇或低  
或昂或正或側咸以使人刮目而其中龍澍華公廟則  
又甲焉甲之連以樓棚懸崖橫谷之勢可愛也余祀神

既四顧徘徊忽不知陽輝之薄西矣且也歸而不能忘  
焉閱三年來又見樓棚以南建一石橋依然長虹之卧  
之狀乎以其由郡伯毛公我山命也名我山橋云再南  
爲靈官廟而靈官廟西則有孤聳於崔巍之巔直逼霄  
漢者真武廟也於乎峪之氣象異矣余豈直歸而不忘  
卽至竊祿中州退思間猶戀及於此也無何而萬曆壬  
午春龍澍華公廟并樓棚以不戒火焉峪減色矣誠不  
能不以之興嘖而諸父老毅然鳩工度材復創新之一

時四方財力爭相薦焉則實余之願也計工始於是歲之夏成於明年癸未之秋會歲月之幾何哉而廟與樓之規模宏敞卒比昔過之棚易以石又視昔而堅矣餘東嶽諸神廟亦盡修葺於乎峪之氣象不又異乎余誠聞而愉快焉是不宜默默而已遂因諸父老之請而爲之說曰宇宙間有足以維世於不衰者善爾已大上生而善其次學而善其次有所慕有所畏而善三者品不同而善一也卽生與學者無論世人之情諭之善戒之

使勿惡漠然也至以鬼神福善禍淫之義語之輒回心而嚮善此何耶卽慕福而畏禍也爾父老之殫心於廟與樓也但曰事神已耳不知有廟與樓若此而人登之其無慕乎其無畏乎而善心因之生已是峪走祀半河東吾知其善人者多矣此則余之所取於爾父老者故於敘峪景顛末之後而以是附之見余之素愛於峪者非徒以景之麗謂其足以妥神而化民爾至峪曰龍澗或曰龍鬪則有元人所記一僧持鉢自稱龍澗置雙鑊

而捕二蛟之鬪之說在顧真訛余不能定焉用俟世之知古者

儒學新建奎樓記

沈光祚 邑人

國朝之廣襄陵學宮也自嘉靖甲子始始宮面城而城未門山川嚮城城爲政旣門則陽明靈秀之氣皆領於宮宮爲政已因得環瞰羣峯潤滋沃澤爰晶爰灑是稱名鬢博碩代興彥豪輩出煌煌乎泰曦哉廼者天佑斯文地靈杰應魁人哲士日熾隆焉產於斯仕於斯不問

主客而崇道作人之意有如和倡應嚮也者於是子衿  
述形家言於令君馬侯曰襄以東爲巽是宜宮己宮矣  
宮又以東南爲巽是宜塔已塔矣然巽生於乾宮之西  
北爲乾位維乾有址一似懸之以待請樓以鎮之誠樓  
則左汾河而嚮龍澗右姑射而背霍山形勝所鍾與文  
筆泮池交相輝映清風漾爲文瀾旭日光乎天柱魁柄  
之兆一啓城闔可鏡矣馬侯欣然會心曰苟利襄鬻唯  
力是視吾食水而已敢有其祿於是捐俸斥贖鍰爲諸

大夫倡諸大夫如都諫念塘李公應以多貲且倡鄉紳  
父老子弟翕然樂助金既集乃大舉事先築土礪石高  
八尺爲臺東而西長八丈有五南而北遜五尺焉建樓  
三楹於上高七丈有五名曰奎樓前爲卷棚五間東西  
爲廊共六間卷棚前爲月臺高七尺其橫廣殺樓基三  
之一縱又殺橫廣五之二又前爲池池上跨橋三洞閉  
以石欄干縱橫橋之廣共二十七丈東西近南名爲門  
一座四面牆以周之工肇丁巳之春浹歲有半告竣事



爲費一千三百有奇更以餘錢修敬一亭尊經閣閣藏羣籍侯所自購建牌坊四座曰名諫崇文者居文廟前左曰重臣嘉惠者居文廟前右題進士鄉貢姓名者並居衙前更擇俊乂授餼所修書院中無非擴充奎樓之盛心也諸大夫父老子弟偉侯功圖紀諸石屬余爲石言余惟奎爲白虎七宿之首其星獨多其度最廣襄於皇都爲虎位而鬣地日恢默符奎度之廣奎樓居乾乾爲元始爲天門傳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斯樓足

以當之矣諸生得其門登斯樓絃誦游息於其間者能  
無仰止之思乎蓋厚靈者耀彩鍾異者流祥將必有至  
人出焉以應之矣況以唐虞故都文明首善堯當午運  
今也丁年是天合也樓爲北極示我周行拱挹圖書平  
臨喉舌是地勝也後先型範以賢侯之鼓舞兼先達之  
表率是人成也一舉而三資得焉吾襄科目得人之盛  
寔有旣耶在宋濂洛關閩大儒輝映故五星畢聚於是  
奎見而文昭道協而治備明興二百五十年文教聿彰

煥乎盛矣襄爲人材淵藪諸士摘華攄藻將掇巍科服  
大僚豈無紹往詔來以文名世如諸君子者乎果其能  
是將羣而居聚而游斯樓與有榮焉否者其如樓何矣  
學在身體非以飾詞在復性非以崇名由諸君子以至  
孔孟希之卽是耳善乎文山先生之贊曰悟奎之義得  
奎之趣車載斗量不可勝計深有當乎侯之建樓意也  
後之人文煥發科第蟬聯名卿碩輔黼黻王猷皆侯之  
貽以永永哉是宜記馬侯名逢臯三原人癸丑進士

重建晉橋記

高邦佐

邑人

古循良之吏政必蘄於利民利必蘄於永久而粉飾之迹近名之心毫不與焉奈何吏治日偷由斯道者鮮矣以今觀於邑侯馬公蓋其人焉吾襄北門之外不數武爲平水上遊有津梁跨其上名曰晉橋其來舊矣路當子午往來如織有不可一日無此橋者萬曆癸丑六月霖雨肆虐河水暴漲一夕橋忽傾圮經由者褰裳以從率患苦之顧其爲工也鉅其爲費也奢而其爲力也難

衆咸颯颯然慮此橋未敢復望其成卽成亦未敢望之  
旦夕已公以海內人豪來宰是邑甫下車周咨疾苦加  
意拊循百廢具舉一日臨河目擊其狀愀然作色曰大  
人舉事勞民而利民則爲之勞在一時利在久遠則急  
爲之等勞耳自我則事半而功倍自後人未可知也見  
民之害不能祛已不任其勞而以遺之後人令職之謂  
何亟謀諸父老揣廣狹度崇卑量經費凡旣舉矣遂請  
之當事力任其成報可則先蠲俸金爲經費不足則斥

贖鍰以佐之士民感公之德爭輸貲助力以成其志公  
矻矻然經營指麾若視其家人子弟之阽於危也力募  
諸民物給以直上不煩科徵下不虞賠累經始於甲寅  
正月訖工於乙卯十一月橋高二丈二尺長九丈廣二  
丈三尺下開三孔上植石欄河之兩岸甃以石堤以防  
衝射上爲棹楔者二神祠者二壯麗巍峩幾隱隱若長  
虹之盤踞也不惟克復其舊抑且增勝於今糜金錢七  
百兩有奇粟麥四百石工竣諸經理者具始末請紀其

事余謂斯舉也蓋一事而衆美具焉視民淪胥不啻已  
溺至仁也水無衝決往來利涉至惠也煩勞之役毅然  
仔肩至勇也俸餼佐公不以自潤至廉也市物募工毫  
無偏累可以觀公不動聲色規畫井井可以觀才畚插  
繁興人心胥悅可以觀政不濫惟是周官徒杠輿梁以  
時告成王政所急公集衆善以成一勞永逸之舉誠深  
識治體者宜直便利此一方民耶嘗攷史冊所傳循良  
之蹟視國如家視民如子陂池溝瀆之屬屑屑盡心焉

公率作興事政類此孰謂古今不相及哉奈之何今之  
牧民者多不利民而自利卽知利民率不能計久遠而  
圖近利其心亦以有近利卽有近名彼迂遠之名吾何  
利而爲之故惠民之政闕焉不講而一意於弔詭炫耀  
之迹以駭人耳目民安所恃以攸暨哉而又奚惑乎循  
吏之寥寥也若公之不有其名而名與澤流無窮已時  
豈不毅然行古之道者而可槩見耶公精勤舉職不敢  
自暇自逸此特其一班爾諸媿政芳規更僕未悉使世



之仕者皆急急爲民圖永利無粉飾近名之心若公也  
者則天下可幾而理矣公諱逢臯陝西三原人癸丑進  
士

高氏祭田碑記

高邦佐

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此祭田之始也夫非以報本返  
始不忘其初也乎自宗法廢而祭田之設家蓋不數數  
見矣余有是志而未之逮也萬曆甲寅讀禮於家用價  
一百三十三兩九錢八分置臨汾縣北陳里李化麟楊

汝清水地二十二畝八分三釐每歲夏麥九石一斗六升秋穀一十八石二斗二升校數歲之常可值銀十四兩四分田賦均輸三兩六錢五分歲入約可十兩六錢一分此其大凡也然不爲之制則弗經不有所統則弗率議每歲拜掃祀始祖高祖曾祖及祖禰牲醴品物諸費動歲入什之三餘悉貯之以備脩葺祠堂及公所不時之費仍置籍以紀其數稽覈指麾屬之本支之長出納輸稅徵收區畫推子弟之賢而殷實者司其事公推

者不得引嫌推諉每歲定於蜡月合聚本支一核其詳而驗其實焉任事蘄於責實支費禁其虛糜庶幾免於弗經弗率之患乎第事之始不可不慮其終有其舉不可不虞其廢藉令後之人有私其田而以自鬻或利其入而以自肥無論祖宗在天之靈心亟殛之吾本支之人宜聲其罪而執之官用昭其忘本之慝而服其不孝之辜俾是田可垂之永久而歲入不至於漏卮斯善矣然此特爲之造端耳嗣後或克拓之倣古圭田之制或

推廣之效范文正義田之舉余與族之賢者宜先後勉之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之孝其在斯乎是為記

創建浮橋記

李瑾 邑人

襄邑東郭外瀕汾每夏秋水漲洶湧瀾漫東西兩岸俗稱洪河云然實四會八達通津故渡舟有覆沒之患即安瀾亦有厲揭之憂辛壬浹歲汾再鳴舟覆溺死者甚夥時余方填撫薊門聞之惻然因憶往年使臯蘭登金

城過黃河見浮橋橫亘乘水勢上下履如平地不虞衝  
決不患沉溺宴然也旋日經絳州離門外逼汾亦有小  
浮橋一道遍訪宇內如襄陽泗州浮橋比比余襄何獨  
不然私願勃勃藏之胸臆癸亥春余叨內移過里會邑  
大夫韓城衛公首詢地方利病因具陳夙見以建浮橋  
請衛公慨然任之余卽捐七十金貯公帑無何衛公以  
考績赴宣武越忻口得本橋式乃更新議遂捐俸爲合  
邑倡一時士民樂輸卽鄰壤如臨絳太曲鄉宣諸處捐

助亦多功成不日余既以公表善則名橋矣自甲子及辛未凡八載往來便之若坦途然雖中間秋水暴漲無衝決而少毀旋補行人無阻厲揭悉免勿問覆沒矣突於辛未夏秋三閱月霖雨滂沱溝澮皆盈建瓴而下以汾爲歸潏沆澎湃橋木盡挾之而去是時牧吾襄者爲河陽薛侯下車兩載殫精民瘼聞波濤聲愀然如已溺夜半履河濱力與河伯爭爲保橋計而無奈滔天之勢何支柱無從補葺罔施已而禦寇捍患稍間輒思爲

地方垂永利以不失前人德意博謀諮度謂弗如浮橋  
便預計東西岸相去八十餘尋須聯八十餘艘更須先  
鞭石燒灰築堤兩岸爲基而後從事於是捐俸若干金  
用風士民之尙義者共得輸助若干金伐材造巨船六  
十一橫鋪留隙以疏奔濤上覆勾版以便往來仍栽椿  
上游以維舟列檻兩耳以範行而又縮以鐵鍊重以巨  
纜水泛則歛之岸傍宛若魚貫水平則布之河中依然  
卧波咄嗟可辨高下常凝橋兩顛則各以小坊表之東

曰浮槎河衢西曰長虹普濟經始於崇貞四年十月工  
訖於六年五月通計費一千三百金蓋視善則橋之數  
事集而用不侈功速而民不擾其惠州遺芳哉倘自此  
以往脩補不替收挽不愆閱歲當永永矣然邑士庶所  
深惜者侯一片節愛真心滿腔興除至願不獲試於安  
常處順之日而適遭乎凶荒多故之秋薪膽俱歷紛應  
獨苦居諸易邁雅念尙鬱如浮橋一事規模雖建岸基  
未就所望於後之當事者考前績而竟大烈以貽地方



千百年利賴尤亟且切焉是役也侯提綱於上區畫周  
當綜覈清嚴而登記出納夙夜監督則省祭段成綵等  
得備書以彰其勞勩云侯諱所蘊號行塢河南懷慶府  
孟縣人戊辰進士

喬氏宗祠義田記

李瑾

宗祠義田之設所以萃先靈給族姓也宋范文正創爲  
義田之制貧窮衣食有給婚娶凶葬有贍出入經收有  
紀見之錢公輔記者悉矣而合族宗祠近世名家多有

之其制以始祖爲主而以支祖統揖其子孫俾羣萃而  
展孝思生雍睦焉非卽一家四世之祀也然未聞有祠  
田兼舉者吾襄虹橋喬公始兼舉之公至性過人其行  
事動法古人少以文章名鄉省繼奉恩旨拔最明經晚  
仕關中富平丞卽倦歸恢祖父業憇寓淮陽歲乙卯值  
清明節望西遙奠因慨然曰吾族頗大而宗祠未建族  
繁多窶而有無不通水源木本之謂何期出五百金建  
祠置田以慰我素心寄書合族更緘示仲子堯仁先付

百金俾庀祠木料期越禩旋里觀厥成無何於丙辰三月病逝會堯仁以省視至淮長子堯典與堯仁扶公柩歸營葬事卽請族衆及戚友之長年者哀泣焚香柩前輸金足五百之數擇族人之賢能者董之營購告竣祠因北關路東郭氏舊基建中饗堂三間祀始祖而以二世三世支祖列配左右相連兩間作板棚貯義田租粒祭器什用南北廂樓房各三間其北房乃族長喬楫川所輸慕公義也前房六間中一間爲大門族人感公德

又通饗堂後置小軒祀公位祭期定於元旦清明孟秋十五及孟冬朔冬至粢盛牲醴以義田租入辦之祭之日族長少咸集祭畢燕享藹然同氣之聯焉田購得五十餘畝附郭常稔者十之四有臨汾地界稍次者十之六其租入約歲獲五十石荒年賑給以極貧次貧爲多寡而本支則加厚婚娶凶塋各給助有差義田差糧皆取給於租其有剩餘積爲繕脩祠宇續買田畝之用受賑者不得以次貧同極貧亦不得以已身差糧權爲稱

貸其治辦出納簿籍文券收藏公子孫與族人之賢者  
輪流經管如有所私及怠忽悞事者族衆共非責之余  
惟晏平仲敝車羸馬而以贍養三族彰君之賜范文正  
公自奉極儉而以恤貧活族之義遺其子孫然皆身都  
卿相享厚祿公資不過祖父業官不過八品郎而行義  
若此可謂人倫中之表表者矣余又惟莫爲之前雖羨  
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公作法於前二子畢力  
以成公之志而又脩葺之恢拓之是真羨而可傳矣余

叨公親公仲子堯仁述顛末請故記之公諱可與字允  
學別號虹橋膺萬歷壬寅恩薦

修三真君廟記

高士望

邑人

襄之有靈顯真君廟舊矣創自漢代建始元年至明隆  
慶六年始恢宏而壯麗之增真武關公神像更名三真  
君廟巍然一邑巨觀也夫真武關公英靈顯赫固昭昭  
在人耳目不具論已說者謂靈顯真君卽古后羿是也  
維時十日並出帝命羿射之得免人每訝其不經乃千

載而下土人猶謂神能禦災捍患一方賴保障焉余未深信其說然居斯土則又聞之熟矣萬曆癸丑余謬成進士第方觀政戶曹會六月聞邑大水勢若稽天一時津梁厓啌爲之泐嶮瀆瀑若藐姑射一帶家淪戶溺漂沒者不知其幾千人古稱懷山襄陵其今日之謂乎然邑治與石門峪當逼射之衝時有巨石若屋者自石門澆澆往來砉砉前却出而適塞其坎口水緣是北注而南關保無虞迺市廛中猶滔滔流而若溪廟中水深數

尺垣墻及廡廊神像悉爲浸毀噫非巨石南關其魚乎  
雖然幽澗積岨礧礧確勢有固然未易轉若屋之石  
卽石轉矣胡坎口適塞有如此者然則土人習聞之說  
千古猶若合符非神力當不至此矣里人若梁之晉等  
慨然募化而更新之移兩廡雷神大歲殿於後之左右  
側更於大門傍設兩耳門門前豎坊不勞而諸費悉致  
於是圯者舉闕者補而側者就正明神永妥歲祀其罔  
或替乎丁巳春工始告成余適奉命還里瞻其中得復



覩舊日威儀則諸君贊成之力居多也特記而勒諸貞  
珉

重修城隍廟記

蕭譜元 邑令

襄之有城隍廟也蓋於卜邑之初一時並建世代無可  
攷嗣後曾經補脩於正殿前則增以獻殿左右耳房二  
門外增以兩傍厦舍通道捲廊儀門對過則增以樂樓  
五間規模宏濶度制周備較舊宇殊爲壯偉每於四月  
之二十一日羣集四方貿易之衆輦輸轂運百物輻輳

有無相通各得其所居者行者稱爲兩便歷年旣久風  
雨剝蝕傾欹圯敝漸有莫支之虞且以寇氛驚擾城守  
戒嚴一切賈旅禁絕往來何敢復舉集會之事是以廟  
貌黯淡人情鬱塞怨恫缺望之端且交見於神人不佞  
受事茲土目擊其狀慨然有動於中第連遭歲祲時譴  
難以舉羸姑爲有待延至丁丑之春遂進父老而與之  
謀幸諸生士民輩雅有同志各捐金輸力庀材鳩工相  
勢繕葺重施丹堊向之傾圯者不惟奠若磐石而且煥

然一新落成之期卽與舊日之會期相值賈旅依然攜  
貨捆集復見漢官威儀矣厥功告成士民乞言不佞以  
紀其事余惟禮隆報本例禁淫祠諸凡無功德於生民  
者不在崇祀之列而城隍之神爲一方所倚毗分陰分  
陽不惟與邑令相爲表裏而福善禍淫禦災捍患威靈  
赫濯兼幽明而屬其統攝其有功德於生民良懋民之  
美報厥有繇然今神賴民以輪奐其居民賴神以陰隲  
其祐異日者祁寒暑雨之咨天札沴厲之害人事所不

能挽者將一一祈之於神而無叩不應化災爲祥和平之福成民而致神者永孚於休長民者亦得席其餘澤以與斯民相安於樂利也斯固先王神道設教之遺意而可繇不可知之衆鼓舞於齋明盛服之中亦何名言之與有語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脩之莫可已也興廢之機尙亦有數存焉不佞適逢其會嘉與士民通變以趨宜亦何敢貪衆力爲己功至其慕義樂施則倡之鄉紳而董其事者有鄭丞實代余之勞尋遷令以去

例得勒其姓名目誌一時共事之雅云

好生庵記

劉餘祐 兵部尚書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四序相宣五行相佐日月以麗  
之風雷以鼓之雨露寒燠滋培孕毓之而後鐘靈萬物  
於不息第付托有權苑枯任數未嘗因人疇顛而予授  
焉若夫叅造化輔生成普仁慈於無量有覺皇之教如  
觀世音菩薩以金剛幻化身寂然無形似不能與螢光  
燭火同昭然散之則千萬億身卽中天杲杲亦莫能擬

其燭照凡遇瘴鄉厄會若鑿師貯藥聞疾人輒荷囊而馳名方療之白衣五印是亦其千萬億兆中之一也綿瓜瓞衍螽斯誠求者如扣鐘呼谷罔不立應故上之普陀洛伽瓊宮貝闕王封帝錫尊禮有加天下士女志心皈依無倦色次之天竺靈峯瞻仰供奉要亦數百郡甚至山城水國僻里窮鄉莫不有香火在往余出守平水皆亦蕃胤廼多不育因虔許每歲刊施白衣經二百卷并謀建好生庵於襄邑之東南趙曲鎮議者謂佛境清

幽須蔭菁淒寂之地余曰不然巒迴嶼遶枯坐荒山更  
不若通衢要地櫟選輪蹄之會使若遐若邇若士若女  
往來祈禱無航津梯嶺之艱想聖心未始不以爲善也  
於是咸生懽喜爭助金錢遂囑郡吏朱宗堯鳩工命匠  
成殿宇三楹禪堂門廡漸次魏煥復延衲僧方育昕夕  
焚讚懼其久而湮沒復謁余言以永之噫嘻一麾之轍  
倏經世五載殿宇旣峙於康莊而余亦舉五男二女且  
有蚤成名者矣靈赫如斯其能忘生生之自哉敬爲記

遊龍澗峪記

王維屏 邑人

霍山分嶺穿汾遶西而南爲姑射一帶迤邐襄治西南  
二十里望之蔚鬱而如雲者龍闕峪也峪深七里許蜿  
延而入逕多紆迴石隘木坊若堂奧之有門戶峯迴徑  
轉依隈面陽爲龍澗陀郎神祠祠有亭亭南臨深峪穿  
地甃秘密三孔啓窻俯瞰深澗遇秋水暴漲聲若轟雷  
窳之上舊有迎薰亭亭東突起接崖架木有飛閣雲廳  
先達題以空中樓閣酷肖焉新燬基存指日再造亭之



西南凌壑橫巨爲我山橋巍峩勢若喬嶽下卽水出峪道也橋以南稍上西向爲趙元師祠祠西有峯直突不啻數尋梯石而登四絕無倚俯矚羣山俱出其下真武頂也頂後鳥道而下當谷有東岳祠祠南另搆地藏王廟廟南陰山石孔有冥府懲惡狀警無忌也谷北漸盤而上二里許爲三皇閣地勢與真武頂相高下俱震向廊亭門坊層疊峩厭峪中之巨觀也閣爲峪中來龍東折而艮伏而稍仰者爲關聖祠繇嶺轉巽盤曲而下值

稍阜處卽建小祠者三土地牛馬王各神居焉遞下與  
陀郎祠通鑿道穿逕西南方踞峪駕橋者子孫神宇與  
我山橋對隣歸逕也旁山乏木無色惟此峪翠栢叢生  
自挺於巉巖峭壁間冬夏深秀點綴多姿其神受命如  
響歲清明期四方赴禱者往來如織遊者息者飲者歌  
者轂擊肩摩山林也而城市矣余於天啓乙丑夏拉友  
持易倩居數月爾時枝鳥和吟山花貢綉晚風弄扇夕  
月送燭塵氛迥隔心竅若開不啻人間天上旣而俗絆

塵迷恍若隔世山靈盍不我嗤耶形違神親夢寐難諉  
勝地重逢俚言勿記峯崇貞癸未暮春同遊者姊丈張  
生光宸弟維憲書之者門人王升秀也

重修趙曲鎮

宣聖廟暨社學碑記

謝國傑

邑令

治人事神胥守土者責而人情未協事弗舉也今歲壬  
子

上御極十有一年文教覃敷禮陶樂淑之化遍洽海宇余  
承乏襄陵令亦日思興學育士仰佐宏文盛治數載以

來政通民和境內廟宇關祀典者漸次葺理趙曲鎮士  
民乃以重修宣聖殿暨社學請余閱邑志中前宰李  
君碑記知趙曲之有宣聖殿也創於遠代飭於前朝  
而社學建其旁自西平張君始在昔巍然壯麗茲俱頽  
然將廢矣夫膠庠黨塾聖王竝重使俎豆文章之地鞠  
成茂草果誰之責也遂因士民請捐俸倡始而鎮之輸  
財輸力者皆歡焉恐後於是庀材鳩工擇老成士若而  
人董厥任肇事壬子仲秋歷數月告竣殿內肖像兩廡

設主飛翬連雲金碧黝堊舉昔之巍然壯麗者復見今日其右廣射圃以爲觀德地其左因社學遺址并爲更新前祀文昌後作講席東西列書舍十餘楹教鎮中子弟之秀者從此樂育有地戶誦家絃而人才輩起永宣聖之教澤揚

熙朝之治化余守土責或藉以報無戾特書顛末勒之貞珉

創建文筆塔碑記

崔瀛

古今名世挺生必鍾靈於三光五岳而振興人文開風  
氣先者則惟當事之偉人是賴襄城姑山右峙汾河左  
環平水澄流滌遶如帶夙稱形勝之區議者謂東南低  
凹宜補築文峯以作關攔昔萬曆壬子西蜀楊公會於  
城東南隅創塔七級屹然矗立後緣勢逼城隈毀爲頽  
址嗣是質之形家又謂收鎖水口當在汾水之東四十  
餘年竟同道旁築舍建寔謝侯福臨茲土數載以來百  
務具理一日延諸紳士備詢塔峯易置之由乃毅然曰

文筆未監守土責也遂卜吉鳩工舉事不煩民間一錢

一粒而磚灰之費悉捐浹歲俸資十越月工竣趙君叔

漸偕三五友語余曰謝夫子美政班班不能縷悉建塔

一役嘉惠襄人者溥矣予且沐其教最渥盍一言記之

余曰偉哉謝侯之功乎因思人與地相需事與時相待

曩之建建以壬子今之復復以壬子非時使然與若夫

人地相需則縮聚風脈固以地氣開人文之先而謝侯

經營肇造尤以人事開地氣之先也余見塔之成也挺

出漠表橫鎖安瀾更喜岱巔巽峯與新峯遙相顧朝混  
青天爲一色收烟光於千里登眺則晴嵐拱揖憑瞰則  
錦濤曲盤洵洋洋巨觀哉其上應星躔在東爲文房在  
南爲堯翼靈秀交萃無羨弗彙光岳之瑞氣畢集此焉  
惟我謝侯玉樹之標可並高於姑射冰壺之掄堪比潔  
乎平流行將榮躋崇階風清臺閣接彤雲而近紫薇不  
啻置身百尺上也况層圖甫構而黃許二子聯步蟾宮  
已有明效從此英喆接踵衣冠蟬聯稱彬彬郁郁之盛



良由擎天一柱啓之則謝侯嘉惠襄人者詎有涯涘哉  
余知泰山北斗將奕世仰之矣是爲記公諱國傑字祐  
槐福建建寧鄉進士

銘

封從仕郎靳公誌銘

元靳柱 進士

故考名克傑字溫甫世居平陽之襄陵肯其堂市藥活  
人未冠而罹變祖大父早逝祖妣白氏婺居而慈育之  
英俊過人隱德不仕旅跡天下之半所游接者皆名士

大夫如山東梁宜張子素又如達與權安行之咸取其信義以不外聖賢之圃凡葭葦同里有匱乏不振者咸周濟之嘗曰人富於物何若富德昔竇諫議用之以貴其子于公用之以昌其後永世流馨况余祖考福威以義制財以恕待物而令名考終伯考出官於外公考聞夫溫良季父善夫剛正雖不名於時俱爲鄉人稱敢不自力有忝於家範乎姊二人妹八人皆適人而亡弟有四存其二曰士良士原子有五一出亡於外一嗣其弟

乃挈柱暨昭僑外師而繩之再十年柱以丙午進士及第官絳之正平尹封故考從仕郎集賢院都事故妣白氏贈宜人羅氏封宜人劉氏未貴而卒次昭主文絳州次奎以洪武四年貢士官承事郎戶部主事再轉萊州府經歷女一選壻嫁之孫有二女孫二俱幼故考捐館於洪武甲寅七月之七日壽七十有三嗚呼自曾大父及柱先考鄉以善稱者百有餘年逮余儕輩朝誨夕訓砥礪成器推榮以報席寵兩世非善善之多乎何靳氏

之門而相之吉也爲其後者既知上天報善之明當思祖宗累善之久而子孫之繼善可不遠哉嘗聞祖宗可誅而子孫哀銘之禮也祖考不顯於官用子孫貴以官能仕之忠父子一體其於銘弗可已也銘曰 靳氏之先清族之系市藥活人富而能義教子求師何必曰利桂祿之名榮哉兩世一踵前修一開後裔所交者朋非士則卿卓犖當世慷慨平生官封集賢稱是簪纓報之罔極哀寫誄銘旣耐且鏤垂此令名

禮部侍郎邢公誌銘

岳正 閣老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淳山分襄陵塋故關鎮西平原者  
塚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茂政娶郭氏生三  
子遜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  
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正輟泣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  
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歟胡宗  
蓋談命者去年謁吏部尹侍郎同仁同仁漫戲宗曰誑  
者何之又曾誰誑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

果凶當信宗非誑者後遜之亦聞此言怪易卦辭八月  
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病幸間朝使董主事齡者  
過談移時去覺腹痛不止翼日日將落就絕或陰翳雷  
雨遶舍霽而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遜  
之遺言要銘於余余尙忍銘遜之邪遜之幼能自拔年  
十八領鄉薦不利春試入大學嘗居古廉李先生講下  
與山東劉叔溫並價年二十二登戊辰進士第選翰林  
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先帝狩北北使請歸駕朝議疑

不荅上疏言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當論事勢今若不逆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詘不在我將謂處分已定北使去度關無及臣愚以爲內廐饒馬追煩一騎而已由此揚善等始有瓦刺之使先帝旣復辟獻密忠者爭自陳得賞正時承乏內閣石亨語余欲以此疏聞遜之時守制覓草不得不果遜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及之北監從來不會饌師生餼生料料半折鈔鈔出京稅課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號久不

支數率見侵盜自古廉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厄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多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言者輒曰如媿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次受給得此錢火熾鼎沸鍊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抵罪坐除名爲民將歸過余言別曰兄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槩得錢當黜弟爲引伏全之古



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傳遜  
之已死余出其近所寄詩與辨且遜之死不死何與人  
人譟之乃爾豈世所謂有命者真邪遜之資度寬敏外  
樸而內明決於莠作爲文字章句簡重受咀嚼點畫清  
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衆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  
不爲搖撼者少動在國子求用古法教新士告不便持  
不易轍人始毀之竟胎禍焉在官凡三出使奉詔主考  
南京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百部聚襄陵學

宮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饋遺不訾並不受時不  
雨代祀北嶽輒得雨娶梁氏甚賢明嘗與遜之母郭氏  
累受封爲恭人三子震霖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壽四  
十有五而已兄訓有隱操謀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西  
平先墓銘曰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悖  
不我負理氣安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遜之可  
以無媿

襄陵行署栢銘

徐越  
御史

欽哉爾栢爲我儀刑志正體直與物無撓不矜奇節不  
露威稜自上至下如準如繩察其文理如衡之平古處  
之質端慤之形鎮靜不動風雨不驚厥裒穢者畏爾之  
馨厥氣餒者媿爾之貞厥枝蔓者爾戒勿生厥依附者  
用爾示懲改柯易葉非爾所能嶽嶽堂右堂上兢兢

襄陽縣志

卷之二十四

全

續增藝文

請減塩課疏

邑人 李時謙 盐院

題爲商累未經 上聞

聖恩無由下逮請除空納之加徵解商累實以養課源事  
臣伏見

皇上至仁至聖遇災傷則免錢糧念饑荒則發賑濟蠲丁  
減賦時切民艱四海九州誰不歡呼感動卽愚夫愚婦  
皆知

皇上之爲聖君而獨有此商人望

恩日殷告苦倍切則今日之河東是也河東地僻商小當天威殲逆兵精浩繁之際雖每引加五分又加七分而年年遵納不敢稍有逋欠者其急公之分然也查額徵二十餘萬僅此五百商人自罹水患以來富者窮窮者走每逢比限歔歔愁嘆真堪惻憫運使臣張鵬翮嘗向臣言諸商措辦維艱而餉課又不敢緩縱近來益花漸生曲加撫恤其如疾痛已深一時難復究將奈何闔司商

人李琮等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加增五分七分額懇

題免

臣

謂協餉未解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五月初一日

復籲懇

題免

臣

謂協餉未完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今

七月二十三日又復籲懇

題免咸稟原額之外現今

加徵實無所出況當池淹之後六七年來典鬻多有商  
人之有鹽池一如民間之有田地田不收則賦蒙

特減池不產而課仍全輸原額猶慮拮据矧復加增乎

臣

據其狀稱河東自康熙十五年軍需孔亟每引五分加

徵諸商俯首輸將實望當日原文有事平停止等語誰知五分之加未減至十七年因淮浙有割沒之名波及河東又加每引七分在當日部覆河東原無割沒而比例有給鹽二十五斤之議彼時諸商以戶口有限鹽食不盡卽哀告前院徐誥武具題空納加徵錢而不受蓋歷年奮自爭輸以仰體軍需匱乏之故也迄今無割沒之實而有割沒之徵暫時之急公竟成無已之苦累更痛十八年霪雨爲虐池遭水患又增秦餉一萬餘兩今



日典田明日賣宅隨限受比枷椶敲朴號泣聲聞四野  
今又懷屬改食長蘆戶口愈減完納益艱邇者

皇上東巡萬民均沾雨露况今海晏河清

王師凱旋五分者應遵部文事平停止七分者更宜念空  
包之苦拯救除革叩乞極力疏請豁免七分五分庶殘  
喘可息正供不累等情臣隨再行運使確議去後據運

使張鵬翮詳稱河東商課屢經加增前院傅喇塔目擊  
困苦情狀 題請蠲免大部以大兵尙未全撤不便卽

行停止諸商復勉強完納又歷三年逃亡相繼皆云每引新增銀五分與加增銀七分係正課外節次加徵拮据已歷九載窮苦萬狀力實不能三項並納查河東之商築畦澆曬辦鹽出場賣與運商得價完課竟與淮浙之灶戶等爾近日懷慶六邑又歸長蘆行鹽地狹辦課更難今四表昇平大兵盡行凱旋太平之盛無逾今日所有新增五分應遵照部文事平 題請停止至七分

加增查部文內云河東原無割沒今兩淮等差既加鹽

入額河東亦應加增等語但河東商人接引給鹽轉賣  
與各州縣販商非係自己經營四方從前原無割沒之  
例較之淮浙不同自奉部行商人不願加鹽而止空認  
賠課又與淮浙加鹽者不同初不過暫爾急公茲入正  
額徵收窮困難支無怪乎眾商之哀籲無已也恭逢

皇上仁同堯舜視民如傷本司目覩商困情真安敢緘默

伏乞

題豁以蘇商困等情到

臣

看得割沒一項原爲

姦商夾帶私鹽照依多出斤重割而沒之於官以示罰

身臨縣志 卷之二十四  
有則填有無則填無此往例也我

朝酌而因之邇來每引限註割沒易其舊矣河東較淮浙  
長蘆塩法各不相侔他處利於塩多河東利於塩少雖  
加徵七分亦惟空包割沒而已非加淮浙長蘆之添帶  
塩斤也特其時塩花盛産勉力輸納猶可支持厥後池  
衝塩稀艱窘日甚卽屢欲邀

息而羣孽初平恐兵餉未裕何敢冒昧陳 奏今則世泰

民安普天共慶事事復舊一切皆沐

皇恩合無請乞

皇上俯念河東七分不過一時之偶增原非同舊額之定數雖割沒爲各差之所同而不帶塩斤實爲河東之所獨

睿賜豁除以解商累至若每引加課五分前部覆以大兵尙未全撤未蒙允行此則各差皆然我

皇上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爲一體 特恩自有

聖裁非臣之所敢妄議也因叙商狀司詳略節字多踰額

伏祈

睿鑒勅議施行

禱雨疏

趙懋本 邑令

伏以帝德好生瑞穀賴甘霖之潤天心仁愛嘉禾藉陰  
雨之膏石起零陵知靈壽之必至雲擎峴蓋識溥霖之  
將來十日為期羣望龜浮龍躍三時不害全需雨順風  
調丹誠邀鑒赤縣蒙庥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民之本在歲而國之本在民無歲則無民無民則

無本是知歲與民所係甚重而且庚與癸豈可相呼當  
世際昇平雖無煩天河之洗而時逢乖運亦難免旱魃  
之災然民命攸關且國本在茲故成湯有桑林之禱魯  
僖勤鳧繹之祈周王撤御樂之三漢文下減租之詔在  
昔賢王哲后不廢勤民何況俗吏卑官敢忘請命他如  
雪埋冤而雨傳御史之號更若祭東門而霖爲孝婦之  
施援古證今原可挽回天意隨感而格無不俯合人心  
恭惟 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仁育萬物德濟羣生

甘雨和風赤子受無疆之福歲豐年熟蒼黎蒙大有之  
殊夫何勝六歛跡于去冬豈期商羊不舞于今夏已種  
者憂其枯斃未植者委之荒蕪行看鴻聲遍野將見鵲  
面盈途 聖主勞心已頒修省之 旨官民束手虔伸  
祈禱之忱雖蒙鑒憐未沾霰震但念襄邑本屬堯封顧  
茲氓蚩猶存古道從前苦遭荒旱已屬焦頭爛額之餘  
今年再遇蘊隆必受化離啜泣之慘迎龍無益豈敢仰  
過于人焚巫可羞自必省愆于已懋本一行作吏愧汲



短而并深三載臨民實素餐而尸位或涖民酷虐施慘  
毒之淫刑或怠政奸貪骫朝廷之法紀或徇情固執斷  
獄之不公或行事乖張措施之舛錯倖迯國憲宜受天  
誅宜置重典于己身莫散灾禔于黎庶卽有不法克暴  
肆志豪橫以及無識鄉愚存心狡詐因而上干天怒遂  
至降罰生靈此皆失教於平時應加臣罪願甘身代其  
災禍望釋民胥第改過自新曾聞見許於先聖而齋戒  
沐浴不嫌祀帝之惡人今臣閉閣靜思已知悛悔率衆

望闕哀籲懇乞垂慈伏願聖澤覃敷帝德廣運命啟海  
藏早賜優渥之恩勅下龍宮大沛滂沱之澤雷聲送雨  
出自姑射山頭嵐氣蒸雲快覩巢溪春漲不願飛虹雨  
霽總期平水拖藍一體同仁勿東晴而西雨四郊霑足  
使禾潤而土膏民解倒懸之危官免鰥曠之誚庶上原  
下隰盡皆與翼之苗而蔀屋芴簷均獲盈寧之慶從此  
含哺鼓腹野有擊壤之聲抑且信心皈依戶秉焚香之  
祝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梁貞女傳

喬瑞圖

貞女梁姓余業師閻公夫子之孫女也貞其節乎日否  
梁亡而夫存何貞乎梁氏貞之者何貞其知命安貧也  
何知命安貧乎閻公先師邑之醕儒也生子三學先覺  
先季先學先卽貞女父也娶余族系我公妹學先卒喬  
氏再嫁貞女甫四齡喬欲隨之先師以暮年家貧且係  
女子亦不甚強留貞女聞而哭曰父亡母嫁使兒又隨  
往祖公零落膝下能不痛心乎雖死不去先師及隣里

無不涕泗而大奇不數年覺先季先俱卒先師亦逝嗚呼一門鬼錄何此其極貞女服經衰涕泣過閭里中無論老幼見之皆爲垂淚遂寄養於舅氏家昔關清之邑庠生亦清白家風爲其子求婚系我公許之嫁三月而翁姑歿再迫地震所有殆輒盡矣而夫又弱懦不振復感病竟乞丐於閭里中夜以數椽蘆蓆爲屋夫婦雙栖風雨漂搖貞女總不出一怨言舅氏招亦不往丁丑歲大飢夫婦間離者甚衆閔謂貞女曰時飢甚以汝如此

之人月嫁別人猶可受富貴我得些許亦可聊免飢勿  
爲我悞也女不言隣人婦女亦勸之女終不言旣而勸  
之者數始曰余之命也夫倘再嫁亦如此窮奈何不如  
守舊若過荒年紡織尙可度日語未畢而啼泗嗚咽不  
復成聲勸之者亦泣數行下嗚呼今之鬚眉丈夫朝受  
秋胡之金暮從使君之騎豈少也哉聞貞女之風亦可  
以少愧矣貞女旣不嫁里巷敬愈甚前呂侯憚岱存夫  
子聞而憐之收其夫於署中畧有補益貞女復佐之女

工安居數年貞女忽感病於戊子十二月卒梁氏絕貞  
女爲人大抵口不言而心重以五六歲而受艱苦於茲  
宜其年之不永也

祭壽耆盧存之文

李 昶 郡守

賢豪之生也不偶蓋山川清淑之氣旣萃於厥身而又  
必歷之以艱難險阻如玉之待琢金之待鑄而後成器  
此非但得於天授者獨異而需於人力者更深且其蘊  
積於當躬者甚厚而發越於後昆者自隆也粵稽往古

無不皆然今觀於公而益信公家本耕讀非有席豐履  
厚者以爲資身之策也往往貧不能自立若有神物爲  
之助如於稠人中得遺金於饑餒時獲飛鴿其大較也  
至於今鄉之人猶傳以爲異性能濟人利物常拯人於  
危難而勿責其報雖出囊中金以酬之堅辭勿受負氣  
果敢當明季時劇寇猖獗輜驛勿通數百里無人跡公  
爲齊民能急國家事應募而往輒能得其機密軍事賴  
以無悞刀劍林立不爲動色走空山中同行者死於虎

尙能奮力奪其半體以歸嗣後遂無人再敢應募往來  
伺敵者公一人而已歷數年後家道稍裕益輕財任俠  
雖業陶朱白圭之術而重然諾好施與其天性然也年  
八十有八老而益壯有巨盜數十人夜犯其家取中樑  
巨木渡汾而去公於嚴冬時隻身憑河躡賊賊眾驚散  
盡奪所劫而還其胆畧過人誠舉世罕與匹平生雅重  
儒術屏佛老病危時獨舉此以垂戒子孫無一語及家  
事其胸中所見者大更出尋常萬萬矣至於保人名節



代人償債恤族黨焚契券種種善行未易更僕數此雖  
本於天性而得之於陶鎔閱歷者亦復不少是能以人  
力之勤而成天授之異者也其享上壽膺 恩榮宜矣  
迄於今孫枝秀發榮登金馬之班不特仰山斗於士林  
行見作股肱於 王室是知繩武諄謀交相爲用而益  
信公德之積厚流光者正自靡涯也張等承乏此邦兼  
辱譜誼知公之行事最悉今於其葬也悲典型之旣逝  
欲景仰而無從爰作哀章以申微悃嗚呼惟公之節歷

久彌光惟公之名遠而益芳姑峰奕奕汾水湯湯水流  
山峙實與俱長卜其宅兆於彼高岡喬松古栢樹色蒼  
蒼行人隕涕飛鳥廻翔知公世澤莫可較量貽厥後昆  
以熾以昌牲牢束帛聊奠一觴

重修襄陵會館記

邑人

張元聲 密雲令

天下之事功天下之精神為之惟精神有以貫徹於始  
終則無事不成無功不舉可以歷永久而不廢余襄明  
季官宦京都者皆僑居旅邸求所為憇息燕會之所者

無有也前輩大司馬李公諱瑾忠節高公諱邦佐大京  
兆沈公諱光祚方伯翟公諱師雍彰德郡守梁公諱一  
龍督師監紀郭公諱守邦峨眉令喬公諱堯仁諸君子  
毅然念之鑿金公置本縣指揮鄧公尙信私第前後兩  
進計中廳五間後廳五間東西廂共四間前門房五間  
坐落西河沿永爲襄陵會館堂額萃升取大易聚而上  
之之意凡襄之上公車厯仕宦者皆得寔字焉且定爲  
規格使發越者以次輸金爲館中修葺之費此前輩諸

君子精神之所效也洎國朝定鼎初襄之宦京者落

落晨星居亭無主竟被豪強竊踞順治二年開封府丞

崔公諱永祉通密道王公諱維屏者具呈當道力爭幸

值大司馬張公諱宣者錢面斧斷襄之館趙璧復歸使

後之連鑣而發者得以攸芋攸躋此又崔王兩公精神

之所效也但規格廢弛輸金者有名無實而墻垣棟宇

漸就頽圯康熙十八年京師地震延及會館半爲瓦礫

襄之議葺者至再至三竟成道旁之築卽余叨任密令

界在眉睫而王事鞅掌亦未暇舉每一念及滋愧前輩者實甚時有州二牧李公孟元封儒林郎張公應昇州二牧李公宏森者挺然身任余以附驥爲快一時翕然同志者又有侍御李公時謙東安令喬公運闔專城李公宏寶內閣中翰許公克猷進士薛公兆麒州二牧裴公耿王公綦澹裴公聰二尹徐公允禧恩拔翟公維藩貢監郭公于京劉公元漢孝廉張公纘朱公澤浦李公欒諸君子量力捐輸共得三百餘金爲庀材鳩工之需

其時貢監王公辰適在京都不但踴躍樂輸力成盛舉  
且任勞任怨與文學楊公伸董理度量於其間是役也  
經始于乙丑四月落成於本年七月而飛輦輪奐燦然  
維新前君子創始繼造之宏模或可藉此以不墜矣余  
因是念之襄之力非加益也襄之人非加衆也前此猶  
豫而未舉今乃不日而告成謂非同志精神之所效何  
以至是而余更有進焉夫善始者貴於善成善作者貴  
於善繼使非深計熟思共圖永久安知異日不踵前此

之弊惟望諸君子奮其精神貫厥始終則天下之事功皆從此出宜第永茲堂構爲襄邑之福利也哉

重修城隅塔碑記

邑人 許克猷 吏部

夏侯宰襄陵之六載脩復城隅塔旣成集諸紳士登眺仰薄雲日俯瞰輿圖表帶山河屹若擎天一柱大哉觀乎襄其復振矣先是有明以來城巽隅舊有塔蓋蓬溪楊公遺愛云無何廢去襄中微乃歸咎地之不效靈也康熙壬子建宜謝侯改營汾水之東襄人德之方楊侯

以城隅低凹如故關鎖未立風脉奚聚歲庚申夏侯福  
臨茲土勤恤民事凡所興革細大不遺公餘集士夫吏  
民咨一切興廢事僉言襄俗之敝非獨人事地氣亦有  
之大者莫如塔侯慨然曰吾曩者亦質之形家言以璧  
水則文星以縣治則下斂均宜塔且襄之往事已有明  
驗矣苟利於襄何勞之敢辭會歲祲以時詘民貧每懷  
靡及歲乙丑嵯使李公奉

天子新命巡視河東甫及襄亟訪士風民俗與往時孰善



蓋使君嘗居襄矣習襄事旣稔因念襄人士素德楊侯  
塔切切焉願舊基之旦暮復者也會侯入謁具言縣治  
興廢狀使君欣然曰修廢補缺良有司責也吾當與若  
身先之捐俸予侯侯志益力有以役大繁費慮者侯曰  
吾聞之開百世之利者不辭一時之難造萬戶之福者  
不惜升斗之費吾籌此五年矣及今不成後將何待立  
捐月俸若干緡以風吏民於是諸寮佐及薦紳士庶爭  
先樂輸侯乃擇士民之長者若而人俾董厥事出納有

經傭工有制侯時時身親督勞之民用丕作又以餘力  
修澤宮之弗式者類池門壁煥然維新復於東南城角  
啓建魁星閣轟然峙立雖創始寔復舊也是役也自仲  
春以迄秋杪閱月者六力役不以煩農民材木石甃絲  
毫不以煩里甲而塔且告成矣許克猷曰非天不生非  
地不形儒者每後造化先人事余觀詩書所傳嶽降川  
鍾寶生名世豈虛言哉夏侯造襄久生聚教訓罔不旣  
厥心矣而又重之以地利使生斯土遊斯庠者莫不興

起其耳目振厲其心志造化隨人事轉移必有名世偉  
人拔萃軼羣叠出應其瑞者吾見襄俗之駸駸起也且  
是塔議復久矣前乎侯者度費計工不知幾經籌畫卒  
不果舉距今五十餘年而後使君倡之夏侯成之不期  
月而告竣論者謂天下事之需人以舉而吾道可爲盡  
如斯役也長民者又視其官如其家不自愛其才力以  
與蒼生謀如使君與侯而獨易一塔哉使君廉惠多才  
凡所設施一以利民爲本尤好造士其所爲與侯之治

襄者大體類出一轍君子謂二公皆天下才也召棠萊  
柏行遍宇中豈惟楊謝是繼余故樂志其事勒諸貞珉  
以風後之君子使君諱時謙字蘓庵順治辛丑上第由  
潞城令擢今官侯諱紹軾字素瞻關東貢士

重修襄陵縣文廟記

宋繼均 邑令

乙酉秋七月余於涖任之明日首謁

文廟但見正殿僅蔽風雨外而戟門剝落兩廡荒涼兩齋  
徒留棟柱漸成朽木四面久廢墻垣鞠爲茂草明倫壁

立泮沼成蹊惟餘碍道蓬蒿盈堆瓦礫不勝徘徊太息  
者久之退攷邑乘及詢老成紳士始知襄邑學宮古制  
宏麗幾甲河東遭乙亥震毀後之蒞斯土者無不奮興  
思仍其舊或值緣事或因歲祲雖日事脩葺迄無成功  
余則切切以是爲圖然亦不敢先事告人以故數年來  
究於無補歲己丑野鮮荒穢邑就餘閒思進諸生而勗  
於學以副

聖天子文明之化緣率諸同事相度基址經營物力漸次

興工於前巽門俗呼小南門外有泮池焉壅塞不知從始余則因制而疏鑿之凡蓬蒿瓦礫則窮力而刈除之繪綵正殿丹堊櫺星旁及戟門兩廡稍加粉飾增華明倫堂重建東西齋房濬內外泮池築內外宮墻而禮門義路及啟聖諸祠無不修理更於明倫堂之東北隅增置三楹爲春秋祭享庖厨之所重製籩豆爲祀典光凡此鳩工庀材不敢以毫髮干之間里踰年工告竣固不能盡復前此之制度然一望而知爲宮墻者非特爲

觀瞻地或於聖賢之靈庶幾少安云聖賢之靈既安卽  
諸生之學業有成將以明體達用爲

國家作人慶豈止異日取青掇紫之藉哉乃若尊經閣奎  
星樓諸蹟當埃後之君子至今日之速功用而節物力  
者禮房李丕振亦與有力焉爰爲之并記如左

重修庫房碑記

周之翰 邑令

余叨膺

簡命卽以修廢興治爲已任及下車之日覩其城堞頽然

公堂雖頗修葺視前規稍隘官庫止留餘址以傍小房  
典吏居乎其中因慨然念之曰襄邑被坤震後歲月幾  
移司牧數更而修者十之一二缺者十之八九是余之  
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因思爲政之要先務其急則庫  
房之設

國帑於是乎藏祭祀之粢盛籩豆於是乎存縣治之器物  
圖書於是乎掌記是烏可不急爲修葺乎乙未丁酉間  
軍需偶興而未暇也今



聖天子文教既已廣被山海俱已清平且歲和年豐值此  
農隙於是集群材會眾工因其舊址建磚窰二孔下以  
大石砌其基使歷年可久是役也於戊戌歲四月二十  
二日起工於八月初十日告竣其費用之資皆捐已俸  
未嘗一木一石取之民間尙願百廢俱興庶

上可報厥職下可慰民望余亦可眺望藐姑逍遙琴鶴矣  
於是記

重修汾河石隄記

邑人

邢以愨 舉人

襄陵逼近汾水衝擊足慮先明神宗代邑侯蕭公爲石  
堤以脩水患當春夏暴漲不至西衝者惟堤是賴乃歲  
久水激丁亥夏巨浪漲溢遂至傾圮居民憂之幸 邑  
侯宋公視民憂爲已憂俟水涸將圖之適 上憲賢勞

于公命山麓除道櫛風沐雨越兩月始返次年戊子春  
公集紳士耆庶于鎮汾樓曰信而後勞君子所慎余未  
孚民情安得遽役民力但此堤不修滋患將甚東關廬  
舍其爲沼乎堤成而世被其利爾襄人當无不協力以

助者僉曰唯唯因而鳩工庀材卜吉興作先以木柵壅  
水東流而後實土甃石以成不拔之基夫倩于民費出  
于官堤之廣袤仍其舊而心思制度較之前人又倍過  
之是役也始自戊子仲春畢于初夏功竣之日士民躋  
堂稱觴以頌公德因而建祠立石屬余爲記聊誌其畧  
至于公之治行卓越難以枚舉他日甘棠之詠自紀其  
詳茲不贅公諱繼均別號穉溪古蜀郡南安人丁卯科  
鄉進士

襄陵城南修築道路茶菴記

邑人 翟維藩 拔貢

粵稽王政甫畢而除道乃辰角初見之候今之九月也  
 夏令亦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誠以行旅出塗王政要  
 務不可不亟計也我蘭陵惲公來宰茲土下車之初卽  
 重建東閣以鍵風脉完固城郭以重地方五載以來諸  
 廢漸舉而尤殷殷于除道之令邑南至東柴十里其地  
 淤下每值霖潦竟成滙澤往來行人實病之公軫念于  
 中久矣會邑中紳士以修築請公卽倡輸勸募擇練達

者董其役道之兩旁墾以灰石運城中地震瓦礫填其  
間歷數月而工竣未嘗迫民以力役而急公趨事不謀  
而合又于道左重建水月庵立茶房命僧焚修施濟行  
人公復捐俸置田使常住爲永遠計誠善舉也夫襄之  
爲邑平水下灌汾流旁浸城南多水田植蓮藕故荷香  
十里爲邑之一景今修築之後道路不混于草莽行旅  
无憂于泥淖是襄邑之休美足驗王政之醕脩也公諱  
東生號岱存江南長州府武進縣人辛未進士

書張潞公碑陰

邑人

李宏柱

乾州牧

昔余從先君避兵京安蓋元張潞公故里也先君篤學  
 信道每矜尚古人風節而尤欽仰潞公嘗謂余小子曰  
 先生一代偉人其大節竣行載在史冊文章力追作者  
 遺集具存然當少年時頗事冶游不為曲謹細行父母  
 憂之先生一旦改悔南浮江漢受業李存仇遠之門蔚  
 為名儒以隱逸徵游歷清要位至公孤作世柱石使先  
 生不悔或悔不力學亦何能立功名於當時流聲施於

後世若此哉易曰不遠復勿祇悔爾小子識之式型先  
哲是在人耳於時余尙幼然亦驚下不克自振以至於  
今先君之音徽在耳而負之多矣庚寅冬余自廣西判  
讀禮歸一官雞肋無所建白於時每憶先君言未嘗不  
爽然汗浹背也辛卯秋表弟王德友自京安來語余曰  
潞公歷世未遠而邱墓無存宗族莫考雖公表著天壤  
不以此區區爲永暫而游釣之鄉反泯焉罕知之者其  
何以表先賢而勸後世耶記云鄉先生歿而祀於社如

公是其人也余將泐珉於里門使尙友者有所矜式焉  
余躍然曰公先君之所景慕者子之及此其猶先君之  
遺志矣乃爲大書於石曰元名臣潞國公蛻菴張先生  
故里先生諱翥官翰林承旨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功  
封潞國公

吏部文選司主事許公墓志銘

王奐曾

御史

壯其先生之在中書余時爲行人兩人旣同進士舉又  
皆處冷局中書猶左右相國有筆墨之役有輪日止直



之勞行人則惟事會食坐耗太倉官米已耳於是兩人者朝暮過從風雨無間壯其之言曰學而虛度時日仕而空糜廩祿吾與子今日皆蠹也不可不慎爾時余正若閒寂聞其言心甚躓之於是壯其謀爲西清典畧余亦欲述太行故實以塞素餐之譏且舉今昔是非得失之故以示後之君子而積習久錮士大夫漠視身外持論顛倒不堪入耳煩憊損神捉筆欲嘔歲月如駛訖弗能就未幾余以司銓艱歸而壯其遷職西部遂選爲冢

宰之屬而壯其歿矣嗚呼壯其之爲人其可沒哉進則僚友之望退則鄉里之模蓋當代不可多得之人也壯其先生許姓諱克猷號敬齋壯其字也世爲襄陵人曾祖光竒祖尙廉父贈徵仕郎祥吉歷世俱不仕而贈公輕財樂義每以濟困拯急爲心閔族人之貧不能及時婚葬者置義田賙之於臨汾下靳村道旁立茶庵捐肥田爲資以濟行李之困今且將百年矣娶趙孺人得克讓子之爲壯其兄再娶李孺人乃生壯其而壯其之事

兩孺人則皆得歡心焉猶憶余兩人每聚談以崇正闢邪爲挽世急務而壯其奉北斗持齋不輟余屢靳之壯其嘗默然旣而曰子未聞和靖先生之誦經乎慈親之命詎敢白耶中書俸四五金耳枝梧俯仰終歲竭蹶壯其以兄讓勤家廢學乃爲之那貸援例入太學焉是二者卽小事然壯其之所以事親從兄可知矣其在刑部主浙江司事而以才署福建司逆旅阿某之獄昨日之宿客死於塗而擬主人以大辟誠爲未允壯其抵司

輒爭之大司寇因以疑獄上囚竟得免旣調吏部司選  
不平其心訴訟盈廷壯其每伺其隙而折之姦窟失據  
猾吏吐舌需次十年之太守一旦入叙人稱平焉時陳  
文貞公爲家宰倚之不啻左右手然而壯其先生竟歿  
矣歿之日五十歲耳越八年而里人咸追仰其行言之  
當事祀於鄉越十七年始葬當壯其之歿家在京邸太  
孺人四顧無依獨携弱媳抱孤孫歸里聞者無不含辛  
嘆其艱也呱呱之兒當時未能扶襯今幸已成立能舉

葬事矣茲年葬在汾水之東距縣治十餘里先生生順  
治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配崔氏邑庠生伸女封孺人生順治十年九月十九日  
卒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享年六十四歲副翟氏  
張氏梁氏男成漢邑庠生娶劉氏知山東歷城縣元琦  
女女四一字知縣喬運闡之子融一字歲貢張兆登一  
適州同徐宏一適州同裴叔度孫男一幼嗚呼壯其與  
余同齒而生後於余今其歿乃已十七年乃已俎豆於

至聖之廟鄉賢之次乃復使余爲之志嗚呼悲哉余今  
乃志壯其先生也葬之期則十月二十也嗚呼悲哉遂  
銘曰郡之南邑之左龜龍互盤平汾交鎖瑞氣瀰漫哲  
人斯妥七代綿綿醞烝如火從此千億玉牙珠顆太虛  
不言質之以我

禮部祠祭司主事張公墓志銘

呂履恒

給事中

曩予未第時聞給事彭無山先生之名而願望見其後  
甲戌與霍南張君同舉於禮部霍南出無山門下將介

紹以通予予以需次遠遽去又不果見閱十年甲申予  
自山右

召入西臺霍南官中書舍人復聚於京師而無山先生撫  
粵東旋卒於官悵悵者久之因爲輓詩介霍南以達焉  
爾時諸同年聚京邸者幾三十人而胡春坊孟行顧編  
修書宣汪編修安公皆無恙每燕集則三人者爲之倡  
戶外屢常滿觴歌交錯或射覆祈爵中輒大笑不休何  
其盛也及夕撤前席各徙倚竹石間仰月披風霍南獨

與余語不倦今年丙戌霍南病予不獲數往視俄而訃  
至行且歸葬矣其子再啟以狀來謁銘予與霍南誼至  
厚又有感於今昔盛衰之際其何能辭遂按狀而銘之  
霍南諱纘字禹服世爲山西臨汾人籍襄陵曾祖春雷  
以隱德賜壽官祖崇祚贈儒林郎考諱淑寅明經贈徵  
仕郎前妣劉孺人妣翟孺人生二子霍南其長也霍南  
生而英異初屬文輒出驚人語父竒之使從學錫山瞿  
先生研精古義辛酉遂以經冠其儕甲戌成進士官中



書舍人遷禮部祠祭司主事

勅授徵仕郎能勤其官性孝友事叔父允式公如其父叔  
母如其母人以爲難及病危其子至自里猶伏枕顧問  
叔父母不置又手掬向所落齒悉含之而逝嗚呼霍南  
其全歸矣霍南平昔爲人孤介少可多否與無山先生  
性行大相類向使其職在司諫必能侃侃建白天下事  
於民生有所裨補不但祇承大祭蠲潔於壇墀醴齊之  
間而已也然孝友因心施于有政能事亦略見矣雖使

霍南得行其志爲諫官宰相於一時或以直賈旤亦無  
恨顧於霍南何加損耶霍南旣寡合獨與予善或以予  
非無益於霍南者憶燕集偶語猶昨日也而孟行安公  
相繼而隕書宣卒於使楚今又喪吾霍南予行且衰矣  
追維曩昔教戒霍南不負予予負霍南耳昔毆陽永叔  
誌張子野之墓述東京人物遊處之盛而致慨於賢豪  
之不常聚且不獲久存於斯世也嗚呼豈不悲哉霍南  
於康熙丙戌十二月一日卒距生年順治丁酉得壽僅

五十惜哉配張孺人子男二再敝廩生再驚生員過繼  
稱降服子女一幼孫三將卜葬於臨汾之祖阡銘曰竟  
歸來兮天之涯同人于野兮咸咨嗟爰入幽宮兮此爲  
家山有脉兮水有涯纍如葛兮緜緜如瓜萬億斯年兮  
德音不瑕

壽耆盧三樂贊

李紱

幽并義俠唐魏勤儉此公之貌非翁之神也排異端禁  
佛事其識甚高性甚淳也年上壽道積于厥身發爲文

章施於子孫庶幾得翁也爲人也

新增藝文

請量遷教職疏

盧秉純

邑人

爲敬陳管見事竊惟科目出身之縣令其因材力不及  
改選教職者本我

宗憲皇帝曲爲矜全不忍棄置之至意而轉爲各省督撫  
易於驅遣毫無顧惜之便途或半年或數月輒以書生  
迂拘題改教職迫於改教之員太多

宗憲皇帝欲令引見而督撫之題改者頓減於前此種情

形諒已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矣臣以改教諸員委係拙滯短於吏治者

固不乏人而其中未必盡才力不及之人也或不善逢  
迎趨附失上司之歡心以致勒令改教者有之或名節  
自愛不肯與奔競巧捷之徒追隨俯仰情願改教者有  
之至於一經改教總其人悉心極力整飭文教而本省  
督撫以由縣令而改教職不便復爲保舉竟使淪棄終  
身殊爲可惜我

皇上仁育萬邦雨露無私凡被叅無據之廢員現許查照  
往例具呈都察院以憑核明彙奏引

見請

旨此等改教之員現任職事與解任回籍者似爲有間且  
教官訓士非但講明理學卽政治事功亦所研究教學  
相長豈無化短爲長之處一省所轄百十員中豈無一  
二可復用之人似當量爲遷擢以示獎勵倘蒙

皇恩令該督撫於每省之中或許酌薦數員觀其才猷以

待錄用或於計典之中准其擢薦或於俸滿之日酌量  
陞遷臣知既退復進之人其感激圖報必更切於初登  
仕籍之年而講習更歷之餘其練達老成必不等冒昧  
任事之日蓋生當

聖明之世凜凜焉無一人敢於自恃者亦欣欣焉無一人  
忍於自棄也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龍閣峪華公廟記

王應吉邑人



襄治以西山之列也若翠屏然薄南爲龍鬪峪相傳曾  
有二龍相鬪故名峯巒峭絕松檜鬱森誠神樓之所也  
入峪數里許飾宇塑像稱佗郎神云蓋以爲漢神醫華  
公佗也或曰大郎者訛也佗廟豎此不知始自何年第  
覽本傳佗沛國譙人也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貌有  
壯容醫法精絕至有斷腸刮骨而人獲全者故迄今以  
神醫稱而佗廟豎此豈亦後之人慕而崇之與歲時清  
明祓者常數萬人余至其處因改焉止見一碑曰現應

碑之記許兒以痞幾危其父詣神而祝之明日兒忽口  
代神言傳其方藥凡若干味且曰吾某也特救爾痞當  
不日愈已而果然然余知神之英靈果寓於此蓋昭乎  
其顯且明也於戲哉神功之普茲可推矣一許兒詎盡  
乎神耶竊按周禮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  
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夫醫之下十全乎六而神之  
功靳於一兒殆非然也今其方藥之傳獨於孺子乎及  
之他無聞焉何哉試觀水藏地下靡所不有猶精神命

脉流通於胃腸肢骸者然第人不獲盡見耳迨湧而爲  
泉出之山下亦一氣之餘洩若曰水專在是則舛矣神  
於孺子亦山之泉耳庸足爲神限哉矧神在當時通數  
經舉孝廉當衡者辟而不就又不專爲瑣瑣方技者流  
生無遺行則設有顯靈昂於太虛罔所止界諒不以許  
之一祝而私厥子矣嗟夫彼穹者神曷其有私倘行負  
神明數數焉惟神之廸保是祈亦徒耳苟爲善神必陰  
隲之矣曹翹曰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范文子曰德福之

基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築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旨  
哉斯言列於君子之林者味焉若云如俗傳而已也不  
已蹈藏孫氏之故習乎有識者詳焉或以余言為不謬

姑汾書院碑記

陳朝書 邑令

古者廣學校以造人材國有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  
按古侯封百里不過即今之縣屬而學校之設如此其  
廣故其時人無不學其學者得以成就人材而進於道

我

國家文治昌明道化覃洽太學及府州縣學亦既備矣又命直省廣置書院所以陶成多士者典至隆也顧省會書院有

頒發帑金以資廩給而郡縣勢不能徧逮其通都大邑捐之守宰輸之士民俱不踰時克舉獨褊小之區物力維艱而長吏亦往往畏難而安焉襄邑爲陶唐氏畿內之地土樸而愿文風初不下於列郡然而挾策吟咏之子或以窶貧而不能肆其力或偏處一隅寡聞見而不克

底於成儒效濶疎人材放失伊誰之咎歟蒞斯土者職在牧民訓士尤當仰體

聖天子敷教之盛心有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之選未可執掌簿書遂視爲不急之務而苟以自諉矣邑有姑汾書院僅存其名而已余下車訪尋故址不可得儒學教諭孫君孝純訓導李君岳縣尉陳君在中與余有同心計圖興復但卜築之費不貲而脯修膏火諸需所當爲之策久長者未易一朝辦也遲之

明年迺進都人士謀之僉曰是我襄人士之心也請亟  
行余捐俸爲倡都人士亦各輸私錢以助共得三千金  
有奇乃舉劉文純崔星梁遂等諸紳士司捐項出入而  
董其成工興於甲申夏五月旣望告竣於是年之季冬  
先是周覽地輿購得徐氏別業廣袤若干步位異面離  
汾水環於左姑山峙其右鍾毓靈秀佑啟文明豈偶然  
哉其講堂廓如其學舍奧如有亭翼然有池淵然曲水  
流清喬木聳翠蓋無畫棟雕梁之盛而因地之形盡人

之力以成茲勝概有適相當者榜其門曰姑汾不忘舊也俾邑之士子晦明風雨絃誦其中生意滿前會心不遠相與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而爲之師者仰鹿洞鵝湖之範爲之弟子者懷春風化雨之思士品文風進而彌上也其亦可拭目俟與嗟夫學術之敝也日從事於語言文字之末而躬行幾不與焉矣附會六經逞其胸臆固執一義遂其偏私聽其言則賢人無以過攷其行則庸夫有不爲至於探賾索隱反操入室之戈鬪靡誇多



徒艷雕蟲之技雖讀書破萬卷亦何益之與有凡余之  
所以經營圖度而務望於諸生者則在反求之身心之  
內實踐之日用之間經義治事程其功正誼明道見其  
志毋盜虛聲毋希速化毋始勤終惰毋見異思遷毋徇  
人而枉己毀方易圓不守律度準繩之正毋外君子而  
內小人假仁借義貽害於性情心術之微敬業樂羣相  
觀而善則闔邑之士風丕變而羽儀

盛世黼黻

皇猷用以輔文治而俾道化者不外乎是諸生其勉旃茲  
因工成誌經始落成之歲月並述所屬望之意勒之於  
石而都人士以崇儒嚮道之誠抒樂事勸功之懷皆不  
可沒乃善也

重修姑汾書院碑記

周貽組 邑令

邑有姑汾書院由來久矣乾隆丙戌歲邑令西蜀陳公  
訪其遺址倡修重建講堂學舍規模巍然迄今四十餘  
年邑諸生春夏絃誦得以藏修息游焉顧歲時遷易難

免風雨標搖兼以東西兩隅房舍缺如歷任諸君皆有  
意興修而未逮也余於己巳冬來宰是邦下車以來接  
見都人士輒以興復義學自任適邑中紳士有願捐資  
修理之舉爰庀材鳩工經營補築因其費而董成之並  
自捐俸金添置桌几若干以爲儒生肄業之具夫有廢  
必舉有善必彰此牧民訓士者之責也矧襄邑士風彬  
彬可造比歲擢高第者科不乏人將由此而輪奐彌新  
其擴充正未可量尤爲蒞斯土者所深望歟至於延師

課士月有薪水歲有廩糧又當從容圖畫以待後之同志倡捐而籌備云

重修姑汾書院碑記

王逢壽 邑令

書院之設所以儲英才廣教化也我朝崇儒重道文運聿新多士蒸蒸於今爲盛凡有守土之責者皆當仰體聖天子作人之至意以化民成俗爲先而化民之道舍講學其安從哉道光己丑歲余蒞茲土月課諸生童於姑汾書院見其堂宇傾頽垣墉圯毀不可以列几席庇丹

鉛每思有以新之而蓄諸心未形諸議也後數月縣試  
童生假城隍廟爲考棚一切几磴器具皆民間供給民  
甚以爲苦詢之書吏皆謂舊規如此不容易也余念書  
院前多隙地重修書院卽可以創建考棚士子旣得絃  
誦之區考核亦免供應之費豈非事之至便哉爰進邑  
之紳士相與謀曰書院爲合邑文教所關而鞠爲茂草  
非所以育羣才也考棚爲俊秀登崇之地而屢假神祠  
非所以慎選舉也茲欲仍其舊基擴其規模合書院考

棚而一之可乎衆咸以爲然而苦於無人倡率余乃急捐廉一千兩以爲好義者勸一時紳士居民聞風興起莫不踴躍樂輸以助興築又念資財之重非老成者不可託工料之費非諳練者不能司因擇於紳士中得誠篤者數人使董其事官吏胥役皆不與焉於是儲埏垣之具購斲削之材其他屋宇所需者無不畢備乃修後院起講堂次及左右廳事於諸生肄業之所門闌引壁俱新之復於前院創建考棚十數間列坐編號每值考

課之期可以庇風雨亦可以謹關防士民咸謂人材可

興也體統可肅也科派可免也一舉而三善備焉經始

於道光十年四月落成於道光十一年十月邑紳士具

興工竣事顛末入告於余謀勒石以垂久遠並祈爲文

以記之余曰是舉也豈徒使諸生握管操觚但求獵取

功名乎抑尋章摘句爲訓詁文辭乎蓋人材者風化之

源也襄邑爲陶唐故都勞來匡直之化猶有存者必講

明正學遠追精一執中之傳斯學之爲孝子學之爲純

臣卽偶形爲政事文章亦無不卓然可述此諸生之所宜勉實余振興書院之本心也至於肇始之由與山水羅列之勝前人述之詳矣余不復贅

重修學宮碑記

李鄴書 邑令

邑之當修葺者曰城垣曰倉庫而學宮爲最學宮者

先聖先賢之所憑依士於是端厥習民於是觀厥化蓋一

邑首善之區也余職斯土適時和年豐辛酉秋學師郭君杜君商修廟事余曰善遂召諸生並諭里民之好義



者議之莫不踴躍樂輸因於紳衿中擇其老成謹篤者  
董厥事自大殿戟門明倫堂尊經閣咸改而更張之廡  
祠齋房相其折棟圯瓦而葺之墻垣補築之廟中之享  
祀祭器新之凡閱三十旬而成費節而工備其用實也  
夫襄邑攬姑汾之秀密邇堯都人文蔚起俗美風厚亦  
固其所顧民風之興肇於士習當茲因循旣久而於首  
善之地球度削屢是亦振作之一機也然則是役也其  
非黜聖丹漆徒爲觀美之謂其謂爲人師者朝夕講誘

其中俾諸生知聖賢之真毋心利欲以自汨其愛親敬  
長之良而肄業者亦當顧名思義堂何以顏明倫齋何  
以顏正心誠意殿廡中之配坐享祀者若而人祠宇中  
之鄉賢名宦忠義者若而人循名責實奮然思興將前  
人之道德文章人品心術時往來於胸中實而體之靜  
存動察之際由是處則爲入孝出悌之人出則爲明體  
達用之士更令鄉先生如董事諸賢卽以所聞者歸而  
教其子弟親黨使之崇本務而重實學庶士習端民風

可以不變李吁江袁州學記曰譚禮樂以陶吾民會南  
豐爲宜黃學記亦曰材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俗成則  
刑罰措余將以斯役爲士習民風之權輿也是爲記

重修三教廟碑記

王道仁 邑人

三教神像自坤變以來剝落幾盡屢欲重修以肅觀瞻  
奈災傷之後未遑及也至辛亥之歲獻圖鄭君等咸謂  
村中諸凡盛事已漸就理獨三教神像闕焉茲值時和  
年豐曷急圖之衆皆欣然樂從或輸其材或輸其力爰

擇日起工搏土而肖像焉歷年有五工告成神像莊嚴  
金碧輝煌拜其下者咸肅然生敬焉諸公喜曰今而知  
神道設教之意無非欲人觸目驚心耳余曰然然余猶  
有記焉按孔子生於周末靈王時釋迦生於周初昭王  
時老子則與孔子同時而年差長焉孔子之道自秦火  
後不絕如綫幸漢儒董子輩倡明其理而孔子之道復  
明至宋儒周張程朱發其精微抉其義蘊而道遂大著  
於天下故漢時有郡縣建廟之詔而歷代以來崇祀者

且遍大地釋迦自漢明帝時有番僧以白馬駝經至中國止於寺遂有白馬寺等名嗣後一盛於梁再盛於唐而佛骨一表韓文公所以有潮州之行也老子之後和之者有莊周曹參等而奉之者有梁孝元暨北宋諸帝或戎服講老子或禁苑建宮觀甚而輕天子之尊重道君之稱故丹書跪進王文正所以有美珠之賜也至以我孔子與釋老並列爲三教且同堂而祀之則實昉於何時然余嘗爲之外畧其形跡之異內證其心源之同

而知三教之提撕乎天下者理實出於同原而並行不悖昔人有言曰孔子六經之訓忠孝履其平李老六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其本是其言雖殊而過欲存理則三教實同一操修也乃後之人有謂道不如佛之大佛不如道之尊道佛不如儒之正者是不惟不明三教合一之旨抑實不善學夫三教者也能善學之則吾儒之道固爲齊治之根本而釋老之道亦可爲修身之借資苟不善學之勿論釋老之教爲異

端足以害已而禍人卽吾儒被服孔子稱說詩書而蕩  
檢踰閑干名犯義又豈非孔子之罪人乎我朝崇儒重  
道以王號追封孔子五代而又頒持三教之論貴得其  
平之論大哉王言直洞悉乎三教本原之同而執一隅  
之見者自不敢置喙於其間矣余忝爲孔子之徒身列  
衣冠終日兢兢惟恐名教不容又何敢妄分雌黃以獲  
戾於先聖取譏於後賢也耶諸公曰是宜文諸石以垂  
永久余曰此不足以言文也然以首事者之勤勞與樂

輸者之功德大不可沒也即取而並書焉亦無不可

孫厚菴德教碑

翰林  
檢討董文煥  
洪洞人

夫子既沒之三載門人廬墓者將歸泣相告曰心喪已  
矣吾儕且去矣今而後雲散風流各尊所學以行其志  
並廬夫子墓亦不可得矣嗟乎深思莫報傷如之何或  
曰夫子告養歸里設科造士門墻之盛幾與鹿洞鷺湖  
相埒諸君親炙垂廿年欲表服膺之誠盍壽其教於石  
俾後學得瞻山斗識津梁豈不懿歟僉曰善爰自庚午



冬礪石閱一年告竣同人以渙從學最早且久知之也

詳屬紀其事渙憶請益時夫子方弱冠舉於鄉嘗訓渙

曰讀古人書在明大義求實踐學其學卽思行其行苟  
得志於天下則傳說之霖召伯之棠皆分內事卽其窮  
也亦當考道名山傳諸其人爲一代儒宗嗚呼是可以  
知夫子之學之教矣然此僅發諸言猶未見諸行耳及  
捷南宮登黃甲當咸豐初元

朝廷方勵精圖治重明刑選新進召對拜秋曹主政之

命弼教三年常存哀矜多平反大獄考績報最司寇器重  
之方將列薦章授大任展厥經綸爲斯世舟楫而夫子  
以親老家貧毅然陳情乞養人咸惜之夫子曰否否天  
下忠臣皆天下孝子爲之且吾黨有人定省之暇得英  
才而教育之使用於世以發吾志所未逮行吾孝是亦  
竭吾忠矣何惜爲且夫窮達者命也達而窮者遇也不  
戀戀於達而退處於窮以行其心之所安者則君子之  
權也夫子蓋權於爲臣爲子行道傳道之間覺爲子之

日短而傳道之心切故其志也堅其歸也決由是天倫  
叙樂林下優游日以著書自娛而慕之者若東雍若高  
梁若霍陽以及父母之邦州牧邑侯爭延主講席師事  
之所至循循善誘人才輩出教先器識文藝次之故出  
其門者飛黃騰達或爲翰苑名流或爲郡縣循吏卽後  
生小子一經提命則言談舉止雅飭絕俗識者以爲有  
安定弟子風向使夫子得享髦齡再出東山慰蒼生望  
則霖雨甘棠何難及身親見乃天奪之年不使克竟其

用也悲夫雖然夫子有子能世其業允迪前人光以繼  
我夫子未償之初志夫子爲不萎矣明德之後必有達  
人春風化雨豈第在公門桃李哉

重修河伯廟碑記

前福建  
巡撫徐繼畬五台  
人

皇上御極之六年山西巡撫臣王以襄陵汾河驟漲阻賊  
護衛民生顯著靈異奏請加河神封號

詔封汾河之神 欽加乂安二字蓋曠典也先是襄陵城  
濱汾河城外築大堤捍水堤舊有河神廟隘僅一椽歲

久將圯咸豐三年秋八月粵賊萬餘由懷慶竄入垣曲  
連破絳縣曲沃洪洞圍平陽城勢如風雨襄陵距郡城  
二十餘里礮聲砰訇相聞夜則火光燭雲漢是時宰襄  
陵者爲興國州劉公率士民登陴守禦顧城小糾壯丁  
不逾數百人又承平久民間不見兵革慮賊虜至勢將  
瓦解默念賊勢不能久獨汾河暴漲地無舟筏賊不能  
渡危城或可保因涕泣默禱於水神是時天久晴望西  
北上游諸山亦無雲氣忽夜半水驟漲瀾漫洶湧濶至

里許時八月初九日也尋有賊騎數十至河濱探測再

三徘徊而返賊於是日屈平陽城連日遣騎探水水漲

如故至十四日賊由沁源東竄入上黨而河水卽於是

日驟落襄民額手稱歡謂河神之祐我生民也余謂襄

民之獲免於難固有數存然以不雨之天消涸之水無

端驟漲至四日夜之久較之反風滅火尤爲神異固神

之哀我襄民顯爲呵護而非劉公之至誠感神亦胡能

響應若此耶公於事平後欲鼎新神祠以報靈貺旋去

任量移平遙意不能忘捐廉付襄陵紳士使庀材鳩工而申報其事於院司中丞王公據以入奏迨部議上得諭旨錫封號而襄陵紳士適報公謂神之靈蹟不可湮囑余爲文以記之於右

襄陵縣紳士捐賑碑記

韓 煇 邑令

嘉慶九年平陽所屬臨汾洪洞曲沃太平翼城襄陵皆被旱災奉上開倉平糶秋停徵十年三月 煇 補襄陵任見民有饑色心甚測然卽捐廉賑粥城鄉共設七厰確

夏陽縣志 卷之二十四  
查實在乏食者登册給籤領粥其年老患病暨少年婦女不便遠涉者計每日應領之粥折米著五日總領一次自三月二十四日起至五月初十日止是歲秋禾復被旱成災 大憲入奏

皇上特沛恩綸先撫恤次大賑復加賑並蠲緩錢糧又自十二月十五日起設立粥廠至次年四月又加賑至六月止並奉藩憲告示道府札飭勸捐燁即於十一年正月同委員秦公及兩學呂公杜公捕廳胡君在城隍廟



公所勸捐旬日間共上銀壹萬貳千柒百壹拾八兩遂  
令河東河西總理紳士仍在公所收銀先諭每村紳耆  
各二三人於領粥貧民之外尙有實在艱困者秉公核  
實清查另造冊毋遺毋濫其戶口多寡以大小中村爲  
差不許鄉保人等經手以杜冒濫每大口每月准領錢  
五百零四文所收捐銀卽令總紳士在城鄉各鎮易錢  
以便各村就近領取每村每月散畢一次卽將戶口花  
名錢數謄寫清單實貼村門俾共見共聞自始至終凡

銀錢出入皆各紳士經管並不假手胥吏儘數散畢後  
將某村若干口每月散銀若干闔縣若干村共若干口  
統共散過錢若干散數總目條分縷晰粘單榜示俾衆  
咸知是年大有秋今年夏麥又大稔輝始寬厥心因補

叙其事曰嘗聞周禮五族相救五黨相賙蓋里黨周急  
之義自古爲昭也今人見禽獸饑欲死尙有惻然不忍  
之心而况於人爲同類見行路者有菜色尙欲解囊以  
救而况地爲同鄉見橋梁傾圮道路崎嶇不惜捐貲修

整而於貧民升合之需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以此較彼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然而素封之家每欲留有餘爲子孫計試思日擊死亡流離之困忍而不顧其能保子孫之長享有餘乎卽家僅小康並無盈餘但出三四金在已尙不至餓斃而已可救三四目前之命噫凡人存好善之念必待有餘而後爲之則何時而可襄邑風氣純樸近古慷慨樂施者固衆卽勉強從事者亦不失爲善人今幸年歲豐登民氣復蘇共享太平

之福當感念

帝德如天賑恤蠲緩有加無已而此邑之紳耆士庶咸沐  
聖天子子惠元元之至意而翕然觀感同里相恤誼篤桑  
梓有足嘉者爰書名立石以垂永久且爲樂善好施者  
勸

朝陽洞護法殿碑文

楊維棟 邑人

往時九日携友至朝陽洞坐上室南望陽坡小阜紅葉  
黃花牧豎樵唱因誦余伽藍殿裏典金階句與到語也

其後二年主僧太眠募得金錢於其南建護法殿三間  
且曰如門斯屏如箕斯舌冥制色相了無着也完固風  
氣永無剥也余應之曰然夫心卽佛也降伏自心何庸  
金甲寶杵護法將軍也今之建者序者從其教而應之  
而完固冥制之說亦豈盡可廢哉他日過之借爾束茅  
題余舊句不知可引例金帶山門之故事乎否也始於  
乾隆十年三月間成於乾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是爲

記

重開上泝吞河渠興利除害碑記

孫成基 邑人

從來治水爲農田所首重利之所在人思興之然興利而不先弭害則趨利之地卽爲釀害之尤甚可懼也北梁村東南舊有上泝吞河一渠源出浮山峪派分五支自巽方繞至乾地其利與幸院孫家院共之灌田千百畝自昔然矣迺曩時二支五支渠路由北梁村中經過每值山水衝激過當室廬爲毀衆有其魚之慨以故渠道開而復閉屢經數手迄無善策致使稅輸上上而餘

潤未沾吾農民其何以堪此咸豐庚申夏適值大旱衆  
皆憂懼不知所出幸賴鄉長喬公庚郭公念宗喬公長  
久先後集衆向予商度予曰向之被害以水由村中行  
也今欲防其患盍於村之東西兩旁改濬二渠令水繞  
村而過併將舊日渠路堵塞增高斯可以享水利無滋  
水患豈非居耕兩益之計乎衆僉曰善遂公舉渠長渠  
首各紳耆公同妥辦合毗連三村之力成一日百年之  
功除新開二渠係攤費購地疏通外其餘支三渠悉踐

舊跡而重濬之未敢臆爲增減是役也工甫告竣天降  
大雨灌溉之利波及隣村秋夏二田遂慶再稔於是吾  
農轉憂爲喜而深嘉首事諸公之力爲足多也囑余爲  
文記其緣起尤願後之人協力同心守而勿失去其壅  
塞無爲專利庶可奉行無弊垂諸久遠則更幸矣至渠  
規各條以及公費按田攤派另有簿記茲不復贅云

重修襄陵北館記

孫成基

京師爲人文會萃之區凡仕宦舉子僑寓於斯者必賴



有舍宇爲安集此會館所由設也余襄正陽門外余家  
胡同舊有襄陵古館不知創自何人因年遠無考留厲  
客賈從中覬覦遂據爲已有歷數十年矣余自庚戌通  
籍供職秋曹理論諸逐末者先後搬去仍在北城暨街  
道廳署報明修葺當卽闢其草萊重新改造在里在都  
邀同陳著荈梁丙照諸公彙募銀五百兩有奇益以柴  
鹿筵農部集捐之數約共六百金擴其舊址改建東西  
前後各兩院正房過廳廂房對廳共三十間一切工料

所需京蚨近三千貫除募貲不敷用外余自捐廉俸百四十餘金俾得落成忽忽十有七載矣余自癸丑歸田館舍歲修有間已於咸豐己未西院正房偏西一間雨後陷毀迨庚申壬戌余兩到京都均以爲期太促補葺未遑嗣於同治甲子嘉平長舅毓琇冬官逐班因命擇吉修理而囊空羞澀遲遲至今廣呼將伯集有成數五百金鳩工庀材經始於 年 月 日越數月而工告竣門庭戶壁煥然重新竊幸作述相承數年來艱苦求

濟之志庶藉以稍慰也是爲記

祭八蜡文

錢 墉 邑令

伏惟民以食爲天食以穀爲本所以常陳時夏特著粒  
民歲卜有秋惟期穀我是民與穀相依爲命而庚與癸  
豈可頻呼曩者赤地成災民遭塗炭今則蒼天悔禍澤  
沛恩膏千紅穠稔方期魚夢之占萬綠耕耘共樂鴉鉏  
之舉維茲鼠耗敢肆鴟張我疆我里任爾潛踪食黍食  
苗公然逞惡攀條則戕其枝葉鑽穴則害及根株晝而

身陽縣志 卷之二十四  
三  
伏夜而動防無可防類以聚群以分去不勝去閭里驚  
心官民束手顧瞻村落十室業已九空睠念民生一困  
豈容再困伏乞

神威大施法力網不開三母使抱頭而竄刑惟畫一豈容  
泣血以思殲其醜類護我嘉禾庶有年登太史之書永  
蒙

神佑無飢釋

聖人之慮仰副

宸衷顧茲編氓敢爲請命尙饗

楊山夫先生墓表

刑部員外郎張道源浮山人

山夫先生姓楊諱維棟字棟也襄陵文學士嗜書工詩

窮約終其身不求聞達故自號曰山夫負氣節崔給諫

之獄先生以身從師事之無所顧畏與先大夫爲文字

交辛卯春先大夫偕源謁選北上先生贈詩有匆匆一

別卽天涯之句明年先生作古先大夫爲刻所著在山

吟詩集行世且召源曰吾與山夫有題墓之約俟其歸

墓表系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

夏陽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殯當踐之乃言猶在耳而先大夫遽捐館舍追思往訓  
竟成遺命悲夫今其嗣孫繩祖將卜葬先生於其祖塋  
之側爰召石工輦石而豎之墓成先志也嗟夫今人握  
手訂交歡稱莫逆一旦有人琴之感不相過問者曷可  
勝道先大夫與先生旣篤於生前復念及身後所以教  
余小子者深矣况先生爲吾鄉詩人尤先大夫所爲拳  
拳者敬述之爲先生表

觀音大士贊

盧秉純

邑人

以聞入以見入以悟入此

三菩薩之得道與吾儒大相契合者也觀自在尋聲救苦  
欲天下皆歸極樂若一人不成佛則願一日不升天其  
願力大矣音而曰觀凡人所不能聲之苦皆可以觀而  
得之故不曰觀形不曰聽音而曰觀音微妙可思奚止  
五官並用之說也且觀人而先觀我觀自在而天下之  
苦皆從一身體認爲仁爲恕又得聖門宗旨儒曰大成  
成以此也釋曰大雄雄以此也性天之不可得聞者

菩薩其先聞之矣敢述所見以獻於法座